



80746546

南非須萊納爾著  
C F 女士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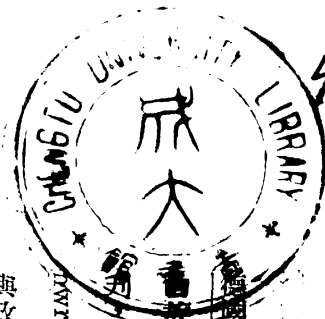
# 夢



書局印行

明  
步

2442



499.663

912

## 序

周作人

阿列夫須萊納爾 (Olive Schreiner) 于一八五九年生在南非，父親是德國教士，母親是英國人。一八八二年她到倫敦去，接續的把「非洲田家書故事」(Story of an African Farm) 和「夢」(Dreams) 兩部著作付印，在讀書界上得到不少的聲名。一八九四年她和克朗拉德 (W. C. Croftwright) 結婚。以後就住在南非。她的丈夫和長兄都是政治家，她也參與政治問題，盡力消弭英非兩者之間的惡感。一八九九年她在一篇論文裏說，「我們千百的男女都愛英國的，原都願意把生命獻給他；但是如去打

倒一個爲自由而戰的南非人民，我們寧可把這右手放到火裏去，直至他只贖了一支焦黑的骨。」但這一年裏，戰爭終於發生了，她在回家去的路上爲英軍所捕，監禁在一個小村裏，這時候她家所在的約翰堡被英軍攻落，家財搶劫一空，她費了十二年工夫寫成的一部女性問題研究的稿本也被英兵燒燬了。她在幽囚中，把書中寄生論這一篇，就所記憶的陸續寫下，共成六章，這就是一九一一年所發刊，世間尊爲婦女問題之聖書的「婦女與勞動」(Woman and Labour)的原稿。此書出後，她的聲名遂遍于全世界，與美國紀爾曼(Gilman)夫人齊名，成爲最進步的婦女經濟論者之一人了。

「夢」是一八八三年所刊行的小說集，共十一篇，都是比喻 (Allego



體，彷彿「天路歷程」一流，文體很是簡樸，仿新舊約書的：這些地方在現代讀者看來，或者要嫌他陳舊也未可知。但是形式即使似乎陳舊，其思想却是現在還是再新不過的。我們對於文學的要求，在能解釋人生，一切流別統是枝葉，所以寫人生的全體，如莫泊商 (Ma. Dassant) 的「一生」之寫實，或如安特來夫 (Andreiev) 的「人的一生活」之神秘，均無不可；又或如萬覃 (F. van Eeden) 的「小約翰」及穆德林克 (Maeterlinck) 的「青鳥」之象徵譬喻，也是可以的。還有一層，文章的風格與著者的心情有密切的關係，由于自然的要求，容不得一點勉強。須萊納爾在「婦女與勞動」的序上說，「在原本平常的議論之外，（按這是說那燒失的一部原稿，）每章裏我都加入一篇以上的比喻；因為用了議論體的散文去明瞭

的說出抽象思想雖然很容易，但是要表現因這些思想而引起的情緒，我覺非用了別的形式不能恰好的表出了。」小說集裏的一篇「沙漠間的三個夢」據說即是從那原稿中抽出的，是那部大著的唯一的倖存的鱗片。我們把「婦女與勞動」裏的文章與「夢」比較的讀起來，也可以看出許多類似。顛兩章描寫歷代婦女生活的變遷，饒有小說趣味。全書結末處說：

「我們常在夢中所聽那關閉最後一個娼樓的鎖聲，購買女人身體靈魂的最後一個金錢的丁當聲，人爲地圈禁女人的活動使她與男子分開的最後一堵牆壁的坍塌聲；我們常想像兩性的愛最初是一條魯鈍緩慢爬行的虫，其次是一個昏沉泥土似的蛹，末後是一匹翹膀完具的飛虫，在未來之陽光中輝耀。

我們今日溯著人生的急流努力扳槳的時候，我們遠望河上，在不辨邊際的地方，通過了從河岸起來的煙霧中間，見有一縷明亮的黃金色之光，那豈只是我們盼望過久的眼睛昏花所致，使我們見這樣的景象麼？這豈只是眼的錯覺，使我們更輕鬆的握住我們的槳，更低曲的彎我們的背！雖然我們熟知在船到那里之前，當早已有別人的手來替握這槳，代把這舵了。這豈只是一個夢麼？

古代加勒底的先知曾經見過遠在過去的伊甸樂園的幻景。所夢見的是，直至女人吃了智慧之果併且給男子也吃了為止，女人與男人曾經共同生活在歡喜與友愛之中；於是兩人被驅逐出來，在世上漂泊，在悲苦之中辛勞，因為他們吃了果子了。

我們也有我們之樂園的夢；但是這却是遠在將來。我們夢見女人將與男子同吃智慧之果；相並而行，互握著手，經過許多辛苦與勞作的歲月以後，他們將在自己的周圍建起一座比那加勒底人所夢見的更爲華貴的伊甸，用了他們自己的勞力所建造，用了他們自己的友愛所美化的伊甸。

在他的默示裏，有一個人曾經見了新的天與新的地。我們正看見一個新的地，但在其中是充滿著同伴之愛與同工之愛。」

這一節話很足以供讀「夢」的人參證。著者寫這兩種書，似乎其間沒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抒情之中常含義理，說理的時候又常見感情迸躍發而爲詩。她在「婦女與勞動」序裏聲明藝術的缺乏，以爲「這些沒有什麼關

係」，但她的著作實在沒有一篇不具藝術。正如惠林頓女士（Amy Wellington）所說，「通觀她著作全體，包含政治或論辯的文章在內，在她情緒地感動了的時候，她便畫出思想來；同她的「藝術家的秘密」裏的藝術家一樣，她從人生的跳動的心裏取出她腦中圖畫的灼熱的色彩。」她這文藝的價值或者還未為職業的批評家所公認，唯據法國洛理藹（F. Lohée）在「比較文學史」說，「訶耳士（W. D. Howells）與詹謨思（Henry James）都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最好的英文小說的作者；我們又加上南非洲有才能的小說家，專為被虐的人民奮鬥的選手須萊納爾，新時代的光榮的題名錄就完全了。」我們從這里，可以大約知道這女著作家應得的榮譽了。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關於「婦女與勞動」請參考婦女雜誌九卷一號●

## 譯者自序

須萊納爾是個天才的藝術家，也是個力爭自由的女權運動者。在他的作品之中，充滿着崇尚真理，破除成見，忠心藝術，博愛人類的精神；而且她運用很高妙的藝術手段，把這種精神像圖畫一般的畫出。這個，凡是讀他的小說集夢以及其他作品的人都能感覺到的。

他的作品之中，最有文學的價值的，自然要推到夢了。惠林頓女士在夢的序文中說：『須萊納爾說過的，（一個人告訴我夢見什麼，我將告知你什麼是他所愛好的。）在她最華麗的一篇比喻——野蜂的夢——中，作者啓

示我們她所愛好的是什麼，並在說明他自己不襲取文學上已成的捷徑。她在這篇最完善的比喻中說，「因為我所按摩的人，面前的沙土上就現出一條被人所不能見的手指畫出的道路，他必須順着他走。當他同旁人競走時，他們將先於他達到目標。因為奇異的聲音將呼喚他，奇異的光明將指示他，他必須等着和聽着。」這部夢的作者却是等着和聽着的。在婦人的不安的燥熱的沙土的那一邊，她見那新理想的綠波——男的和女的共同居住，手攬手的相愛相助。她把這理想在她光榮的想像的散文中畫出，牠對我們是變成真實的了。』

萊納爾的作品最先介紹到中國來的，據我所知，當推周啓明先生譯的沙場間的三個夢及歡樂的花園，先登在新青年上，後來又收入點滴。這

二篇是夢的一部分，我讀過之後，很想讀他的全書。去年暑假期中，無意間於友人處借到此書，不禁狂喜，因於課餘之暇，且讀且譯，歷半年之久，便將其餘九篇譯成了。這九篇都是曾經發表過的：野蜂的夢、登學生雜誌；生命的恩物、登婦女評論；失却的快樂，在一圪寺中，我覺得我立……，日光射過我的牀，登晨報副鐫，飄渺的世界、登陽光，藝術家的秘密及獵夫曾登新聲。因為我譯這九篇頗費些心思，而且這種比喻體的小說在我國不甚多見，所以決意把他們收集起來，印成這本小冊子；其餘二篇也請於啓明先生，一併收入了。

承啓明先生替本書作序，詳細的說明作者之思想和藝術，且允收入他所已譯的二篇，這是最使我感激的。

張杏初姊曾爲此書畫一張五彩的封面，惜因北京的印刷所都不會印，以致臨時抽去，但她的好意我也應該感謝。

一九三三，七，二五，C E.

# 本書目錄

頁數

失却的快樂·····	一
獵夫·····	九
歡樂的花園·····	三五
飄渺的世界·····	三七
沙場間的三個夢·····	四三
野蜂的夢·····	六一
在一圮寺中·····	六九

生命的贈品·····	八三
藝術家的秘密·····	八五
我覺得我立·····	八七
陽光射過我的牀·····	九三

## 失却的快樂

生命鎮日坐在陽光照耀的海岸上。

微風鎮日吹拂伊的髮兒，伊的小小的臉向水涯凝望。伊正有所待——  
伊正有所待：可是伊不能說出期待什麼。

波浪鎮日捲上沙灘，忽的又退了回去，玫瑰色的貝殼隨着浪兒捲上捲下。生命坐着等待：伊鎮日坐在那裏，眼睛向着陽光，後來漸漸的疲乏了，伊俯下頭去攔在膝上睡着了，依然期待着。

不久有船底在沙上磨擦的聲音，繼之以岸上的脚步聲——生命醒來而



耳聽開了。有一隻手擱在伊的肩上，全身感極大的震動。伊向上看，看見愛情的奇大的眼——生命現在才明白伊在那裏就是等待他了。

愛情拉起生命來湊近他。

在這一次的相會，便產生了一個小而美麗的東西——快樂。自從快樂降生以後，日光當他照在平靜的水上時是不這樣的愉悅了；玫瑰花蕾當伊們轉過唇來給日光初次接吻時是不這樣的鮮豔了。他（快樂）的小脈搏跳得很快。他是這般的暖和，這般的軟柔！他永不開口，只是嘻開了嘴在陽光中游玩：愛情和生命看着異常快活。他們不向別個耳語，只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各自想，『他永遠是我們的。』

於是到了一個時期——是在幾星期之後吧？（愛情和生命是不計算時

間的)——情形是不和從前一樣了。

他依然用紫的醬果染他的嘴；但有時那小手疲勞地垂下了，小眼睛向水邊望時覺着滯重了。

生命和愛情不敢眼對眼的看着，不敢說，『我們的心肝兒有什麼苦惱？』各自的心中自語，『不會有什麼事，不會有什麼事，明天他將康健地笑了。』但是明天的明天也來了。他們向前進行，孩子在他們的近旁玩耍，可是一天比一天的呆滯了。

有一天生命與愛情輪下去睡眠；當他們醒來時，他不見了：只有在他們附近的草地上坐着一個張大眼睛的不相識的小人，樣子是很軟弱而悲哀的。他們不去理會他，很苦楚的哭着走開去『唉，我們的快樂！我們失却

的快樂！我們將永不能再見你嗎？

這個軟弱而悲哀的，不相識的小人插進一隻手去鉤住了各人的一隻手，把他們拉攏了，生命和愛情便夾着他向前進行。當生命含怒地向下望時，伊瞧見在他的柔軟的眼裏照出伊的淚來。當愛情苦痛得像發瘋般叫，『我是困倦了，我是困倦了！我不能再前進了。光明都留在後面，前面的是黑暗了！』一隻玫瑰色的小手指指着前面山邊的陽光。他的大眼睛常常是悲哀而深思地。他的小而勇敢的嘴常是沉默的笑。

當生命在尖石上割伊的足時，他將外套拭去了血，用他的小唇吻那受傷的足。當愛情在沙漠中暈過去時，他赤足跑過很熱的沙土，在石洞中找到了水滋潤愛情的嘴唇，他沒有負擔——他永不拖累他們；他只是幫着他

們進行他們的旅程。

當他們走到黑暗的山谷，石上掛滿了冰條——因為生命和愛情必須經過奇異而陰沉的地方的——氣候很冷，雪也積得很厚，他執了他們的冰凍的手，放在他的跳躍的小心上，煖和他們——並且輕輕地拉着他們前進。

當他們走前去，到了陽光燦爛好花盛開的園地，很希奇的他的大眼睛發光了，臉上現出笑靨來了。他暢快地笑着在軟披披的草上跑；從有孔的樹上採集了蜜，放在他的手掌上帶給他們，採了花紮成花圈套在他們的頭上，整日微微的笑着。他接觸他們像他們的快樂接觸他們一樣，可是他的手指更覺柔潤了。

所以他們漫步前進，穿過黑暗的和光明的地方，常常同着這勇敢的小人在他們中間。有時他們記起了當初那個笑嬉嬉的快樂，他們就低聲對自己說，『唉！我們可能也把他找來！』

後來他們走到回想所坐的處所；那個奇怪的老婦人常常是一隻手肘擱在膝上，手掌托住了下頷，她從過去偷取了光明放到將來去。

生命和愛情叫道，『聰明人呵！告訴我們：當我們初次相遇時，有一樣可愛的發光的東西屬於我們——喜悅沒有一滴眼淚，光亮沒有一些黑影。唉！我們犯了什麼過惡失却了他？我們到那裏去纔能找見他？』

這個聰明的老婦人答道，『去找他回來，你們願意捨棄現在在你們身

旁的那一個嗎？」

愛情和生命悲戚地叫道『不！』

『將他捨棄！』生命說，『當荆棘刺了我時，誰會將毒吸出？當我的頭跳動的利害時，誰會將他的小手放在上面使跳躍靜止？在寒冷和黑路之中，誰會暖和我冷凍的心？』

愛情叫道，『寧可讓我死！沒有快樂我能生活；沒有他我却不能。寧可讓我死，不願失却他！』

這個聰明的老人答道，「蠢而盲的人呵！你們上次所有的就是現在所有的呵！當愛情和生命初次遇見，一樣發光的東西是產生了，沒有一些黑影。當這道路起始崎嶇了，當這陰兒起始變黑了，當這日子變得艱難，夜

冷而長了——於是 he 起始變化了。愛情和生命不會瞧見，也不會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們忽然驚覺起來，喊道，「上帝！上帝！我們失却他了！他是在那裏？」他們不知道他們不能帶着這笑嬉嬉的東西一些不變的走入沙漠。冰天和雪地中去。他們不曉得在他們旁邊走着的依然是快樂，不過長得老了。這勇敢的甜蜜的柔順的東西——在最冷的雪中很緩和，在最荒涼的沙漠中很有勇氣的——他的名字叫同情；他乃是至高無上的愛

呵！」

## 獵夫

在某山谷中有一個獵夫。他每天進林子去打野鳥；有一次偶然站在一個大湖的岸上。正當他在蘆葦中間站着等候野鳥飛來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影子落在他的身上，並且在水中看見了一個迴影。他抬頭向天上看去：但是物件已經不見了。從此他心中發生一個熱烈的願望，要想再看見一次水中的迴影，就在那裏等了一天；但是到了晚上，這物件還不見回來。於是他帶了空袋，無精打彩的回到家中。他的夥伴們都來問他什麼原因，但是他一句也不回答；他只是獨自坐着思量。他的朋友又來問他了，他才開



## 口向他說話

他說，『我今天看見了一個從未見過的東西——一個極大的白鳥，張着雪白的翅膀在那永久不變的青天中飛過。現在我的胸中只覺也大火燒着一般。這不過一點光曜，一個水中的迴影；但是我現在覺得世界上除了把捉她之外再也沒有可要的了。』

他的朋友笑了。

他說，『那不過是水上動着的光線，或者他自己的頭影罷了。明天你就會把她忘記的。』

但是明天，後天，再後天，獵夫只是獨自走着。他向森林樹木，湖邊葦中，到處找尋，但是總找不着她。他也不再去打野鳥了：這些野鳥於他

有什麼用處呢？他的夥伴們說，『他生了什麼病？』

一人回答道，『他瘋了。』

另外一人說：『不，更要壞些，他要想看見我們都不會看見的東西，把他自己弄成一個神怪。』

大家都道，『來，我們都不要理他好了。』

有一晚，他正在黑暗中閒徘徊，心裏很難過，哭着，有一個比尋常人都要雄壯高大的老人站在他的面前。

獵夫問題，『你是誰？』

老人回說：『我是智慧』，但是有些人也叫我智識。我的生命都在這山谷裏生長；但無論何人，須經過許多憂愁之後，纔能看見我，看見我的

眼睛，必定要經淚水洗過；我按照那人受苦的程度，向他講話。」

於是獵夫直喊起來！

「呵，你這個在此處住了許久的人，告訴我，我看見飛過青空的大野鳥是甚麼東西？他們要我信他是一個夢：是我自己的頭影。」

老人笑了。

「她的名字是真理。看見過她一次的人，再也不能安靜。他一直到死總想念她。」

獵夫又喊——

「呵。告訴我，我在那裏可以找着他。」但是老人說道，

「你受苦還不會夠，」他就走了。

於是獵夫從他的胸中取出想像的梭子，把願望的線，纏在梭上，連夜裏織成一個網子。

明天早晨他把這金絲的網子鋪在地上，把他胸帶中父親遺留下來的幾顆信仰撒在網中。這些信仰粒就像白泡球一樣，你若踏着他們，就有黃塵飛出。他於是坐在側邊看有什麼事情出現。那第一個來投網的，是一隻雪白的鳥，斑鳩眼睛，並且唱着美麗的歌——他唱道，「一個與人同樣的神！一個與人同類的人！」第二個來的是黑色而且神怪的鳥，帶着烏黑却又可愛的眼睛，一直看透你的心底。他單唱一個字——『靈魂不滅！』

獵夫忙把他們抱着，說這——

『他們一定是真理的美麗家屬了。』

不久又來了一個，金綠毛色，用尖銳的聲音，如同市場上的叫喊一樣，唱道——『死後的報酬！死後的報酬！』

他說道——

『你沒有那樣好看，但是你也好看的。』於是把這鳥也拿了。

不久又來了幾隻鳥，毛色鮮明，唱着和悅的歌，直到顆粒都沒有了。於是獵夫把他的鳥聚集起來，造了一個名叫新派的堅牢鐵籠，把所有的鳥都放在裏面。於是衆人都來圍着跳舞並唱道：

『呵，幸福的獵夫！呵，奇異的人！呵，可喜的衆鳥！呵，可愛的唱歌！』

也沒有人間及這些鳥是從那裏來的，也沒有人間怎樣捉住的。獵夫很

喜歡，因為他說道——

真理在他們中間，是無可疑的了。過些時候她換了羽毛，我就可以看見她雪白的形體了。」

但是時間過去，衆人唱歌跳舞，只有獵夫的心越覺難過。他同從前一樣獨自爬到一邊哭泣；那可怕的熱望又在他胸中復活了。一天他正在坐着哭的時候，智慧又來會見他了。他把他所做的事都告訴了老人。

智慧苦笑了一笑。

他說，許多人曾經張了那張網子去捉真理，但是他們從來不曾找着她。這信仰的米粒她不要吃：願望的網子掛不住她的腳；這山谷中的空氣她是不能呼吸的。你所捉住的幾隻鳥都是虛僞。雖然可愛而且美麗，總是

虛偽的，真理是不認得他們的。」

於是獵夫苦悶極了喊道——

『那嗎我只有靜靜的坐着讓這心中的大火把我吞滅了？』

老人說道——

聽着，你既苦也苦夠了哭也哭夠了，我可以告你我所知的。一個人立志去尋真理，必須永遠離開這些迷谷，就是一絲一縷屬於這谷的也不可帶去。他必須孑然一身的走進那『絕對空虛烏有的境內』，必須住在那裏；必須不爲外物所誘；見一線光明顯露的時候，他必須立刻起身跟着那光線一直到那乾枯日光的國裏去。到了那裏，就有嚴酷事實的山高聳在他前面：他必須飛過這些高山：過了這些高山就是真理。」

獵夫喊道，「他就要緊緊把她捉住！他就要把蠅捉在手裏！」

智慧把頭搖了一搖。

「他永遠不會遇見她，永遠不會捉住她。時間還未到呢。」

獵夫喊道，「那末就沒有希望了嗎？」

智慧道，「還有。許多人已經爬上這些高山：他們把高聳不毛的岩石一層一層的剝刻了，在這些高峻的地方徘徊着的時候，有些人也曾偶然在地上拾得從真理翅膀落下的一根銀羽毛。並且將有一天，」老人說到此處，把身體拾起來像預言的神氣，並且用手指着天，說道，「將有一天，這些白銀羽毛被人聚集得已經夠多了，並且被人組織成線，線又組織成網，在這個網中真理可以被捉住。除了真理之外沒有甚麼能捉住真理。」



獵夫立起來說道，『我情願去。』

但智慧把他擋住了。

『你要留心——無論何人離開這些山谷，就永遠不能回來。即使他在囹圄上泣血七日七夜，他要越過界限一步也是不能的。去了——他們就永久去了。在你旅行的路上是沒有報酬的。誰去，自由的去——爲着他胸中的熱愛。工作就是他的報酬。』

獵夫道，『我去：但告訴我，在那高山中間，我應該走那條路？』

那人說，『我是歷代累積智識的子孫，我只能走他人已經走過的去處，在這些高山上足跡很少；各人須尋各人的路。那路上的危險都要自己擔當：我的聲音他已聽不着了。我可以在他後面跟着，但不能在他前面引

導。』

于是智慧不見了。

獵夫回到家中。他立刻跑到雀籠邊去，用手將籠子折毀了，那折壞的鐵片還把他的筋肉撕破。有些時破壞比建造還要難。

他把他的美羽的羣鳥一個一個都放走了。但他到那黑鳥的時候，他拿着不肯放，向他的美麗的眼中看去，這鳥也發着低而且深的叫聲道——  
『魂靈不滅！』

他立刻說道，『我捨不得他。他也不重；他也不吃東西。我把他藏在胸裏；我要帶着他去。』於是他把這鳥藏在那裏，用他的外衣蓋着。

但是這藏在身上的東西，一天一天的變重起來，——後來就像一塊

鉛壓在他胸前一樣。他帶着他，動也不能動了。他不能帶着他離開這些山谷。於是他再把這鳥取了出來又看一看。

他叫道，「噯，我的美麗的，我的心上的，我竟不能留你了嗎？」

他很憂愁的把手放開了。

他說，「去，在真理的唱歌中，或者有一個音節同你的相像！但我再也不能聽他了。」

他憂愁的把手放開了，那鳥也永遠飛去。

他於是從想像的梭子中，取出願望的線，摔在地上：但是他把梭子仍然放在胸中，因為這線是在這些山谷中製造的，但是梭子却是從一個不誠國來的。他回身就走，但是那些人們現在都來圍着他像狼一樣吼吠。

他們喊道，『蠢東西，獵狗，發癩瘋子！你有好膽子敢把你的雀籠折毀了讓那鳥飛去？』

獵夫說了些話；但是他們不願意聽他。

他們仍喊道，『真理！她是誰？你可以吃她麼？你可以喝他麼？誰會看見過她？你的鳥纔是真的：人人都可以聽見他們唱。呵，蠢東西！壞蟲！不信神的惡棍，你把空氣污穢了。』

有些喊道，『來，讓我們拿些石頭來擊他一頓。』

有些說，『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讓這傻子去罷！』說着就走了。但是其餘的人取了石頭稀泥向他打來。最後他受傷了逃進樹林去。他的周圍已是黃昏了。他隨着腳向前走去，那黑色也越是加深。他現在是在那長夜國

至邊境了。他一脚踏了進去，着裏一點光明也沒有。他用手摸索着；但是他手中的樹枝都立時斷了，那土地也全蓋着灰燼。他走一步脚就沈下去了，同時又有不透光的灰塵向他臉上撲來；真變得漆黑。他不得已坐在一塊石頭上，把兩手捧着臉，在那空虛烏有的境內，等候一點光明來。

而且在他的心中也是一樣的黑夜。

在他左右泥沼中間發出一種冷霧把他罩住了。那霧又變成了極細而看不見的雨點，在暗中下着，他的頭髮和衣服上，竟聚了些很大的雨點。他的心中只是很慢的跳着，他的四肢都覺麻痺。在這個時候，他向上一看，看見兩把快樂的光亮跳了走來，他抬起他的頭向光亮看去。那光也越走越近。他們那樣的暖熱和光明，就如火星在那裏跳舞一樣。從一個發光火星

的中間，現出一個女人的面孔，帶着笑臉的鬢渦，和波紋的黃髮。在那一個的中間，有許多快樂歡笑的小波，就和葡萄酒杯中的泡沫相像。他們總是在前面跳着。

獵夫道，『你們是誰？在我這孤寂黑暗的中間，只有你們來理會我嗎？』

他們喊道，『我們是雙生的情欲。』他們又笑着說，『我們父親的名字是人性，我們母親的名字是過度。我們的年紀，同山河一樣的長久，同人類始祖一樣的老，但是我們總不會死的。』

第一個叫道，『讓我把我的臂腕包着你！他們又柔軟又溫暖。你的心臟現在已經冷凍了，但是我會使他搏動。快到我這裏來啊！』

第二個說，『讓我把暖和的生命灌進你的身子去。你的腦經已經麻木，你的四肢已經死了；但是他們應當有一個激烈自由的生活。讓我來把他灌注進去吧！』

他們又一同說道：『跟着我們來，並且同我們居住。比你還高尚的人，也會在這黑暗之中坐着等過，而且他們永遠不和我們分離；永遠不會。別的都是虛妄，只有我們是實在，我們是實在。真理是一個影子；迷谷是一個玩意兒；地球是灰燼的，樹木是腐朽的；只有我們——摸一摸我們——我們是活着的！你不能不信我們，摸一摸我們，我們是多麼溫暖！呵，到我們這裏來！同我們一起去罷！』

他們越湊越近的在他的頭上盤旋着，他額上的冷水珠也溶化了。那燦

爛的光亮射入他的眼中，使他昏眩，他的已經凍了的血也開始流動了。他說道——

『不錯；我爲什麼要在這可怕的黑暗中間老死？他們很溫暖，他們把我凍了的血都溶解了！』他就伸出手去承接他們。

忽然間他所愛的東西的影子又在他面前出現了，他即刻把手垂了下來。

他們喊道，『快到我們這裏來啊！』

但是他把他的臉藏着。

他喊道，『你們使我的眼昏眩；你們使我的心發熱；但你們不能給我我所希望的。我情願在這裏等着——等到我死。去罷！』



他把兩隻手遮着臉，再不肯聽他們的話；等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他們好像兩個閃爍的星點，在遠處漸漸消滅了。

那很長很長的黑夜仍然前進。

凡離開迷谷的人都要經過這暗土；但是有些幾天就走過了，有些頓着幾月，有些幾年，有些就老死在那裏。

最後在遠遠的地平線上有一個隱約的光亮在那裏閃動，他立刻起來跟着那光亮走去，最後他到了光亮的所在，並且一直踏入光明境界了。此時在他的面前現出幾座其尊無對的實際和乾枯事實的高山。那明朗的日光正照着他們，他們的山頂却隱藏在雲裏。在這些山脚下有許多路。那獵夫不免高興的發喊起來了。他擇了一條最直的路立刻爬上山來：那些岩石同

嶺與他的唱歌相響應。他們不免有些誇張，這山究竟不很高，路也不算十分陡！只要幾天，或者幾星期，至多幾個月，就可以到山頂！他到了山頂，不但拾起一片毛，就以爲滿足：他要把別人所找到的通通聚集起來——織成一個網子！捉住那真理——捉得她很牢實，用手去搏着她——死勁地不放她！

他在快樂的日光中發了笑，並且高聲唱了。戰爭的勝利就在目前了。但是過了一會那路漸漸的陡了。他用了全身的氣力去爬山，那歌聲就漸漸的消沈了。從左到右都是很大的岩石，全沒一點石花和青苔，在那和火山噴石同樣的地殼中間還有巖罅呵氣。有些地方他還看見一點白骨。並且現在路徑也漸漸的不大分明了；更上去路徑便成了一條微痕，腳迹都沒有了。

他。歌也不唱了，但自己開出一條路往前走上，最後到了一個絕大的巖壁。巖壁光滑而且連續，一直到眼力看不到的遠處。『我要靠着這巖壁造一個石梯；要是上了這巖壁，我便差不多到那裏了。』他很勇敢的說；並且做了。用着他的想象的梭子他敲出了些石塊：但是一半的石塊多不合用，有時因為基礎選擇得不好，半月的工夫竟倒塌了。但是獵夫仍然是不斷工作，時常向他自己說，『只要上了這巖壁，我就差不多到了那裏，這工程也就完了。』

最後他上了那石壁的絕頂，四周圍望了一望。在他的底下遠遠的只見白霧蓋着那些迷谷，在他的上頭。還有許多高山聳峙。這些高山從前覺得很低，現在都是高不可梯的，從頂至底都有一層一層的大圓石壁圍着。那

永久的日光正照在這些山上。他狂叫了一聲。他屈身到地，立起身來，臉也白了。他一言不發，只是前進。他現在很沈默了。那些高的地方那稀薄的空氣在迷谷生長的人是不能呼吸的；每一呼吸都可以使他受傷，他的指尖竟滲出血來。他在這第二石壁的前面又開始工作了。這石壁的高似乎無窮，他也一言不發。他要在鐵崖上面鑿成梯級，他的工具的聲音，無晝無夜的總在巖石上回響。光陰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在那裏工作；但是那巖壁總在他前面高聳齊天。有些時候他們祈禱這些荒枯的巖壁上也長一點石花或苔蘚可以作他的伴侶；但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體。

許多年數過去了：他把他鑿出的梯級來算年歲！一年幾級！不過幾級。他也不唱歌了；也不說『我要做這樣做那樣』，他只是工作。到了晚

上黃昏沈靜的時候，那崖石空罅中間有許多奇怪可怕的臉面看着他。

他們喊道，『停止你的工作，你的孤獨的人同我們講講話吧。』

他答道，『我的救星就是工作。我若停止了一刻，你們就會爬出來攻擊我的。』他們把他們的長頸更伸長一點。

他們說道，『看看你脚下的巖縫，看埋在那裏的是甚麼——是白骨啊！和你一樣勇敢而強健的人曾經爬到這些巖上。他往上看。他看來用不着勉力了；他再也不會捉住真理，再也不會看見真理，再也不會找着真理。所以他睡在此地，因為他很困倦了。他一睡就不醒。他故意睡的。睡是極安靜的事體。你在睡中既不覺得孤寂，也不覺得手和心的痛。獵大聽了，禁不住牙齒中間作笑『我從心中將最寶貴的東西也撕掉了；我在長夜的境內

已經獨身遊行過了：我對於世間的引誘已經禁戒過了：我在人類聲音不到的地方已經住過並且獨自工作過了，難道我到了此處專是來睡下供你們的食品的麼？你們這些妖怪！」

他大聲的狂笑；於是那些失望的回響都逃走了，因為一個勇敢堅強的心，心的笑是他們的致命傷。

但是他們一時又爬了出來看着他。

他們說，「你曉得你的頭髮已白，你的手已同小兒的一樣發顫麼？你不看見你的梭子的尖已經沒有麼？——已經全壞了。即使你能爬上這一級，」他們說，「這一級就是你的最後了。你再也不能爬第二級。」

他答道，「我曉得。」仍然向前工作。

那老而且弱的手，開鑿石頭都不中用了，因為他的手指都僵而且拳了。那人的美質和力量已經沒有了。

最後一個老枯縐癟的面孔，在那巖石的上面望出去了，他看見的還是那永久的高山帶着石壁簷到雲端裏去；但是他的工作却已做了。

這老獵夫操着他的疲倦的手，倒在他曾經消耗全生的巖壁底下。到此時是他睡的時候了。在他的底下，山谷的上面，仍然瀰滿着白霧。有時霧散開了一點：從這縫罅中，那將死的眼，可以看到他們小孩時代的樹木田土。遠遠地似乎還得見他自己的野鳥的叫聲和那些人們跳舞時唱歌的聲音。他覺得在這些聲音中間有他的同伴的聲音；並且還見他從前家屋上的日光。這獵夫的眼中已經裝滿了眼淚了。

他喊道，『哎，他們在那裏死不是一人獨死的。』

於是白霧合攏起來；他也把眼回過一邊了。

他說道，『我曾經求過，我曾經勞作過多年：但是我不會找着她。我不會休息，我不會怨恨，並且我也不會看見她；現在我的精力已經沒有了。在我現在精疲力竭輪着的地方，一定有別人來站着，年青而且爽快。跟着我鑿出的步級，他們可以爬上；用着我造成的階梯，他們可以升高。他們決不會知道造成這些的人的名字。看着這醜陋的工作，他們或者要發笑；遇着石頭滾動的時候，他們或者要咒罵我。但是他們要升高，是要靠我的工作；他們要爬上，是要靠我的階梯！他們要找着她，是要經過我！沒有人爲他自己而生，也沒有人爲他自己而死。』



眼淚從那顫動的眼皮底下直滾了出來。要是真理此刻在他的頭上雲中出現，他也看不見了，他的眼中已經充滿死霧了。

他說，『我的靈魂聽着他們歡喜的步聲來了；他們要上升，他們要上升！』他把他的發顫的手舉到他的眼上。於是慢慢的從上頭白色的天：經過沉靜的空氣，落着落着的下來一點東西。那東西很柔軟的飄了下來，落在那將死的人的胸上。他用手摸着那東西。乃是一片羽毛。他拿着那羽毛死了。

## 歡樂的花園

伊在花畦上行走，甘美濃郁的香氣，起於四面。伊採了滿手的花。那時名分板著端莊白色的臉，走來向伊看。伊住了手不採花了，但伊向花中走去，微笑着，手裏滿捧着花。

那時名分板著他沉靜白色的臉又走來向伊看。但伊轉過頭去不理他。可是伊終於見了他的面了，伊將所捧的最美的花，落在地上，默默的走了去。

那時他又來到伊的面前。伊歎了一聲，低著頭，向園門口走去。伊

當出園門的時候，回顧花上的太陽光，很悲痛的哭了。伊出去了，門便永遠關了。但在伊手中，仍捏着所採的花苞在寂寞的沙漠上，香氣很甘美。

但他仍跟着伊走。他又站在伊的面前，板着他的沉靜白色死人一般的臉，於是伊曉得他的來意了。伊放開手指任憑所有的花——伊那樣喜歡的花，——落在地上。伊向前走去：再沒有花了，眼也乾了痛了。那時最後他又來了，伊將空手給他看，手內再沒有東西了。但他仍舊看着。隨後伊解開胸懷，取出了藏在那裏的一枝小花，放在沙上。現在伊再沒有可以給他的東西了。伊便無聊賴的走去，灰色的沙，在伊的周圍，捲着飛舞。

## 飄渺的世界

在一飄渺的星羣中有一個世界，他們那裏所遇見的事情與此方所遇見的是不同的。在那世界中有一男一女，他們共同做一件工作，時常並肩同行。他們是很親密的朋友——這一件事在這個世界中倒也隨時碰見的。

但是在那星球中有些事是此方所沒有的。那裏有一個森林；樹木繁密，枝柯交錯；夏天的陽光永遠射不進去，就在那裏安放了一個神座。日中各處都是很靜寂的，但是到了晚間，當星光或月光照在樹頂上，下面非常靜寂的時候，假使有人獨自跑到這裏，跑在祭壇的石級上，露出胸膛，

刺傷了，使血流在石級上，于是他跪在這裏所祈求的，神使賜與他了。這裏所以能有這種事情，我會說過，因為他是一個飄渺的世界，在那裏所遇見的事情與此方所遇見的常是不同的。

這男子和女人並肩走着，女人願意祝福男子。一天晚上，皎潔的月光照耀樹頂，海波泛瀾如銀，這女人隻身向樹林走來。那裏是很暗的：只有幾小點的月光射在伊的足下的枯葉上，樹枝密密地交錯地覆在伊的頭上。更走前去，更黑暗了，一絲月光也射不進了。于是伊走到神座前，跪下祈禱；但不見答應。伊就露開胸來，在地下拾起一塊尖角石子將胸刺血傷。一滴滴的滴在石上，于是聽見一個聲音叫出：『你祈求什麼？』

伊答道，『有一個男子，我待他比一切事物更親近，我要給他最好的

祝福。』

這聲音說道，『是什麼呢？』

女子說：『我不知道，只要是對他最好的東西；我願意他能有。』

這聲音說道，『你的祈禱是允准了：他將有他了。』

伊于是站起來，伊遮盡了伊的胸膛，用手按緊，跑出樹林，枯葉在伊的足下綽索作響。月光之下，輕風微微的吹着，崖邊的沙土閃閃發光。伊沿了光潤的岸上跑，忽然安靜地站住了。在海面上有樣東西正在移動。伊遮了眼睛向前望去，那裏却是一隻船，迅速地在月光照耀的水面上駛出海去。有一個人站在船裏，臉子給月光照不清楚。這條船離岸很遠了，好像別有一個人坐在船尾。愈向東愈快，船駛過水面愈遠愈遠了。伊所掩緊的

衣服露開了：伊伸出伊的手臂來，月光照在伊的長而鬆散的髮上。於是有  
一個聲音在伊的耳邊低聲說：『什麼事？』

伊叫道：『我用我的血爲他買了最好的贈品。我帶來送給他！他竟離  
開我去了！』

這聲音溫和地說：『你的祈禱是允准了，已經給他了。』

伊叫道：『是什麼呢？』

這聲音答道：『這就是他必須離開你呵。』

女子靜默地站着。

這時船已不見了，馳出月光所被的境界了。

這聲音溫和地說道：『你滿意嗎？』

伊說：『我是滿意的。』

在伊的屋邊波浪散爲長的綉紋微微地在岸上流動。





## 沙漠間的三個夢

(睡樹底下所見)

我旅行過亞非利加大野的時候，太陽很熱的照着。於是我將馬牽在睡樹(Mimosa)下，我除了鞍，聽他到枯乾的叢莽裏去喫食。左邊右邊，一切全是黃蒼蒼的土。我坐在樹下；因為熱得利害，沿着地平線的空氣都突突的跳動。過了一會，覺得非常渴睡，我將頭靠着鞍，便睡着了。在睡眠中，我見了一個異夢。

我覺得立在大荒野的邊界，到處都是飛沙。我看見兩個東西，像是沙

漠的運輸動物：一個伏在沙上，伸長了頸子；一個立在旁邊。我看那伏着的，狠覺奇異；因為伊的背上有一個輕擔，上面積着很厚的沙，似乎已經積了幾百年了。

我很詫異的看伊。一個人在我的近旁，也立着觀望。於是我問他說，『這臥在沙上的大動物是什麼呢？』

他說，『這是女人；就是伊，在伊身內養育人類的。』

我說，『伊為什麼臥在此地，四面都堆着沙，動也不動呢？』

他答說，『聽着，我告訴你。一直從前，伊便臥在此地，風在伊的上面吹過。最古最古的生人，沒有見伊動過；最古最古的書，都說伊從前臥着，正同現在一樣，周圍被沙繞着。可是比最古的書，比最古的人類記憶

更奇的「言語的岩石」上，在現今已經破碎的「古俗」的硬泥上，却曾經發見過伊的足跡，和站在伊旁邊的那個生物，相並而行。你可知道，現在伊臥在這裏，從前卻曾經同他在岩石間自由游行過的呢。」

我說，「伊現在何以臥着呢？」

他說，「待我說來，一直從前，「腕力時代」遇見了伊，看伊彎身下去哺乳的時候，背膊很寬，所以他的負擔，便闕在伊的背上，又用「不可避免的必然」的闊帶束住了。伊向天看，又向地看，知道沒有希望了；所以伊帶了這擺脫不下的担，便臥在沙上。從此以後伊便臥在此地。許多歲月來了又去，「但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帶，終於沒有割斷。」

我看時，見幾世紀以來的忍耐，都藏在伊的眼裏；地面全被眼淚濕

了，從伊的鼻孔噴起沙土。

我說，『伊沒有想動麼？』

他說，『有時候，一肢也略略振動。但伊很聰明，知道背了重担，起立不得。』

我說，『站在伊的身旁的人，爲什麼不離開了伊，獨自前進呢？』

他說，『他不能。你看——』

我見地上有一條闊帶，從這邊伸到那邊，將他們兩個繫在一起。

他說，『伊臥在這裏的時候，他也應站在旁邊，望着沙漠。』

我說，『他知道自己爲甚麼不能動麼？』

他說，『他不知道。』

我聽到一個破裂的聲響：我看時，見縛住伊的背上的重擔的索子已經斷了；負擔落在地上。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腕力時代」已經死了。「曠刀時代」用他手中的刀，將他殺了。他悄悄的暗暗的走向那個女人，用「人工創造」的刀，將縛着負擔的索子割斷。「那個不可免的必要」破了。伊可以起立了。」

但我見伊仍然臥在地上沒有動，只是張着眼，伸長了頸子。伊彷彿向着荒野的極邊，尋求一樣東西，但他總沒有來的日子，我很詫異，不知伊是醒着，還是睡着？我正看着，伊的身體發抖了，眼睛裏閃出光來，正像一道日光射進了黑暗的屋裏。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輕輕的說，『不要響，伊現在正想着：我可以起來麼？』

我又看。伊將頭從沙面抬起，我看見沙上的窪，這許多年來放伊頸子的地方。伊向地看，又向天看，又向着站在旁邊的看；但他仍然向着荒野看。

我見伊身體發抖：伊用前足踏着地，血管條條綻起；我叫道，『伊將站起來了！』

但單是伊的腰脅抖了幾下，依然臥在先前的地方。

但伊的頭已經擡起；伊不再將他放下了。站在我的旁邊的人說，『伊還很衰弱。你看，伊的腿壓了這許多年了。』

我見伊竭力掙扎：身上都滲出汗粒。

我說，『想來那站在伊身旁的，一定可以幫助伊罷？』

在我旁邊的人答道，『他不能幫助伊：伊應該自助。任伊掙扎着，等到自強的時候。』

我喊道，『他總不至妨礙伊罷！你看，他站遠了一點，將中間的帶拉緊，又將伊拖倒了！』

他答道，『他現在還沒有知道呢。伊一動，便將繫住他們的帶牽動了，使他覺得不安，所以他站開了一點。將來終有一日，他能明白事理，知道伊所做的事情的意義，且聽伊再跪着掙扎。那時他便會站近了，很同情的眼對眼的看着伊了。』



伊伸長了頸子，汗粒從身上落下。伊從地面站起了一寸，却又倒了。

我喊道，『呵，伊還太衰弱，伊不能走！這許多年已將伊的力氣耗盡

了。伊將永遠不能動麼？』

他答說，『你看伊眼裏的光！』

慢慢的伊跪着掙扎起來了！

我醒了；從東到西，都攤着荒涼的土，生着枯槁的叢莽。馬蟻在紅沙中，上下亂走；日光很熱的照着。我從稀疏的樹枝中間，仰望頭上的青天。我臥着，回想剛纔所見的夢。我又睡着了，將頭枕着馬鞍。在這惡熱中，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見一塊沙漠，我見一個女人走來。伊到了黑暗的河岸上，那岸很險

很高，（原注：亞非利加的河岸，常常有一百尺高，兩邊都是流沙，水在中間流過，久而久之，河床也愈深了。）岸上一個白胡鬚的老人，前來迎接伊；他手裏擎一枝曲杖，上面寫着「理性」一個字。他問伊來做什麼；伊答道，「我是女人，我正在尋求那自由的國土。」

他說，「這便在你的面前。」

伊說，「我的面前只有黑暗的一條流水，又險又高的河岸，幾處裂縫，中間滿着沙土；此外不見什麼了。」

他說，「那邊呢？」

伊說，「我看不見；但我用手遮着眼望去，彷彿見那邊有山有樹，太陽明晃晃的照在上面！」

他說，「那便是自由的國土。」

伊說，「我怎麼能到那邊去呢？」

他說，「這里有一條路，是唯一的。向『勞工的岸』走去經過『苦難的河』。此外沒有第二條路了。」

伊說，「沒有橋麼？」

他說，「沒有。」

伊說，「這河深麼？」

他說，「深。」

伊說，「河床壞了沒有？」

他說，「是的。無論何時，都要防失足，你便沒有救了。」

伊說，「有人渡過沒有？」

他說，「有幾個人試過了。」

伊說，「那裏有足跡，可以指出徒涉的地方麼？」

他說，「曾經有過。」

伊用手遮着眼睛去，說道，「我願去。」

他說，「你應該脫去你在荒野裏所穿的衣服；他們穿了這樣的衣服入水的人，都被那衣服拖下水去了。」

伊狠歡喜的脫了所穿的「古來定見」的外套；因為這已經都是洞了。伊又從腰間，解下長久寶愛的帶；蝴蝶飛出，像雲一般。他又說，「去了你脚下「依賴」的鞋子。」

伊站在那裏，幾乎全裸體，只留着一件貼身的白衣。

他說，『這衣服你可以穿着。在自由的國土，他們也穿衣服的。這衣在水裏是浮的；而且總泛着。』

我見這衣的胸前寫着「真理」一個字；這是白色的；太陽不很照過，因為別的衣服常常將他遮住了。他又說，『你拏了這杖，緊緊捏住。這杖從手中脫去的時候，你便沒有救了。將這杖放在前面，尋求你的路，他探不到底的地方，你也不要立足下去。』

伊說，『我豫備了；讓我去罷。』

他說，『不，——且住。這是什麼？——在你胸前的。』

伊默着。

他說，『解開，給我看。』

伊將衣解開。靠着胸脯有一件小東西，正在飲乳；額上的黃色拳螺髮緊帖了胸前；他的兩膝抵着伊的身體；兩手捧住了乳房。

理性說，『他是誰？他在那裏做什麼？』

伊說，『看他的小翅子——』（古來傳說，愛神狀如小兒，有翼，手執弓矢。）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他睡着了；他喫奶呢。我想帶他到自由的國土去。我帶了他很久很久了，還是一個孩子。到了自由的國土，他會變了成人了。我們可以同走，他的大的白翅子可以庇蔭我了。他在沙漠中只是切切的對

我說一個字道，「情愛！」我希望到了那邊，他或者會懂得說「友愛」了。」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我想帶着他，——我用一隻手抱着；那一隻手，可以和水奮鬥的。」

他說，「將他放在地上。你到了水裏，你會忘記戰鬥，只想着他了。將他放下。」他說，「他不會死的。他見你放了他，他將展開兩翼，自己飛了去。他將比你更早，在自由的國土了。將到自由的國土的人，見有從岸上伸手來援助伊的，這第一個便是「愛」了。他那時已是一個成人，不是孩子了。在你胸前，他不會興旺；放下了他，讓他長成。」

從他嘴裏，取出乳頭；他便咬伊，血流到地。伊將他放在地上，又包好了傷痕。伊又彎身下去，撫他的翅子。我見伊額上的頭髮，變了雪一般白；伊從少年變成老年了。

伊站在河岸上邊。伊說，『我爲什麼走這樣遠路，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去呢？阿，我狠孤獨。我真是全然孤獨了。』

那理性那老人對伊說，『靜！你聽到什麼？』

伊仔細的聽，說道，『我聽到足音，千千萬萬的足音；又都向西而走來！』

他說，『那便是跟着你走來的人的足音。你引導前去，造成到水邊的一條足跡！你現在立着的地方，被千萬人的腳踏，不久要成平地了。』



他又說，「你見過蝗蟲，他們怎樣渡河麼？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去了，於是第二個又來，於是第三個，於是第四個：到後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餘的便過去了。」

伊說，「那些又怎樣了？——他們首先下去，被水沖了去，以後還是一無所聞：他們的屍首，連橋也造不成。」

他說，「沖去了，以後還是一無所聞，——算什麼事呢？」

伊說，「算什麼事——」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他說。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伊說，「但從這我們的屍首造成的橋上，有誰過去呢？」

他說道，『全人類！』

於是那女人緊緊的捏住了那杖。

我見伊直向着河的暗路走去。

我醒了？在我的周圍，全是下午的黃的日光了：落日的光照着乳白的叢莽的枝條；我的馬站在旁邊，靜悄悄的喫草。我轉過身來，見千萬馬蟻在紅沙裏奔走。我想現在可以走路下午稍爲涼快了。但我又覺得瞌睡；我仰臥着，又睡熟了。

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夢見一處地方。在山上，有勇敢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攜手同走。

他們眼對眼的望着，彼此都不害怕。

我又見女人也都互相攙着手走路。

我便問旁邊的人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這是天上。』

我說，『在什麼地方？』

他答道，『在地上。』

我說『什麼時候纔實現呢？』

他答道，『在將來。』

我醒了；我的周圍都昇落日的光；太陽落在小山上；愉快的涼氣散布在萬物之上；馬蟻慢慢的回家去了。我向馬走去，他仍然立着靜靜的吃草。於是太陽落到山後去了；但我知道他明日又將起來。

## 野蜂的夢

(當作一封信寄給一個朋友)

一個母親獨自坐在窗口，孩子們在荊球花下玩耍的聲音及午後酷熱的微風從窗口送入。房子的內外飛着一羣羣的野蜂，有的向荊球花飛去，有的從那裏飛來，腿上染着黃色的花粉，不絕的嚶嚶地叫着。她坐在案前的一張矮椅上補綴衣服。她從擱在桌上的大籃中取出活計來：有些放在膝上，一半遮蓋在攤在那裏的書本上。他一針針地縫着；野蜂的幽暗的聲音和兒童的喧嘩在她的耳中變成了一種混雜的喃喃之聲，當她的工作愈做愈

慢的時候，於是這些不會釀蜜的長腳蜂，漸漸飛近她的頭，嚶嚶地叫。於是她越發覺得疲乏，把手攔在桌邊上，頭靠在他上面睡着了。外面孩子們的聲音越變越夢幻似的，時而近，時而遠；後來他不聽聞了，但是她覺得在她的懷中趨着第九個孩子。當他靠前去睡眠，羣蜂在她的頭上飛着時，有一幅命運的心像現在她的面前；她覺得羣蜂慢慢地長大起來了，變成了人，在她的周圍行動。於是有一個走來輕輕地向她說，『讓我手攔在你身旁小孩睡的地方。假使我撫摸他。他將變成同我一樣的人。』

她問道，『你是誰呢？』

他說道，『我是健康，經我撫摩的人將常有赤血在他的血管中跳舞；

他將不知疲勞和痛苦；生命對於他將永遠是笑着的。

『不，』別個說，『讓我來撫摸；因為我是財富呵。假使我撫摸了他，物質的貧乏便不會落在他的身上了，他將生活在朋輩的血肉上，只要他願意；他的目光所注射到的，他的手就會得的。他將不知道什麼叫『缺乏』。』這時孩子睡得像鉛一樣的靜寂。

又有一個說道，『讓我來撫摸他：我是名譽呵。我撫摸的人，我領導他到高山上，大家都能瞧見他。他死了，不會被遺忘，他的聲名將流傳後世，廣播開去。想着——百世不被忘却！』

這個母親穩定地呼吸着，但在她的心像中他們更逼近她了。

『讓我來撫摸這個孩子，』有一個說道，『因為我是愛情呵。假使我

摸了他，他將永世不會獨行了。在最大的黑暗中，他伸出手來，他將覺得有一隻手來接受他。當世人一致反對他的時候，有一個人將說，「你和我」。小孩於是震動了。

但是又有一個逼近去說，『讓我來撫摸；因為我是才能呵。我能做一切事情！前人所曾做過的。我撫摸兵士，政治家，思想家，和政學家，他們都成功了，經我撫摸的著作家，不會超前他的時代，也永不會落後。假使我撫摸了這個孩子，他將不為失敗而哭泣。』

在母親的頭上，蜂是飛着，用他們細長的腿觸她；在她的心像中，從房子的陰處走出了一個人，臉容憔悴，兩頰深陷，一張嘴顫動地笑着。他伸出他的手來。母親退回數步，嚷道，『你是誰？』他不回答；於是她昂

起頭來對着他的眼皮看。她說，『你能把什麼給與這個孩子——康健嗎？』他答道，『我所撫摩的人，在他的血中發生一種狂熱，要使得他的血像火一般的燃燒着。當他的生活改善時，我給他的狂熱也就平復了。』

『你給與財富嗎？』

他搖搖他的頭，說，『我所撫摩的人，當他俯拾金子時，他忽見空中一道光射在他的頭上；等到他仰頭看他時，金子就從他的指間滑出，或者過路的人從他的手中取去。』

『名譽呢？』

他答道，『也不是容易的。因為我所撫摸的人，沙漠間就現出一條用人所看不見的手指畫出的道路，他必須順着他走，有時他幾乎領到高山的人



頂上，但忽然回到山谷之間。他必須順着這條路走，雖然其餘的人沒有一個能瞧見他。」

『愛情呢？』

他說道，『他將像飢渴一般的求着！但是他不會求到，當他向愛情展開手臂，並且要將他的心靠近一樣他所愛的東西時，他將遠遠地看見天邊有一道豪光。他必須向着他走去。他所愛的東西不會同着他走；他必須獨自上路。當他壓着什麼到他狂熱的心上，喊道「我的，我的，我自己」！他將聽聞一種聲音——放下！放下！這不是你的！』

『他會成功嗎？』

他說道，『他將失敗。當他同他人競走時，他們將比他先達到目標。』

因爲希奇的聲音將叫着，希奇的光線將暗示他，他必須等着和聽着。最希奇的是：遠遠地越過炎熱的沙土，在別人看來，只不過是一片沙漠的荒地，他却瞧見一大碧海呵！在那海上，陽光是永遠照著的，水波蔚藍如水晶，在海灘上泛出白沫來。從海水的中央伸出一塊大地來，他將看見在山頂上炫耀着金光。」

母親說道，「他能達到那裏嗎？」

他異樣地笑了一笑。

她問道，「那是真實的嗎？」

他說道「怎麼不是真實的？」

她望着他的半合的眼皮，說道，「撫摩罷。」

他靠前去把他的手攔在睡者的身上。低聲的對他說，一面笑着；她只聽得說——『這將是你的酬報！這個理想對於你將是真實的。』

這個孩子於是震動了；但母親已沈酣地睡着，她的心像於是消滅了。但是深深地在她裏面的那個誕生的東西做了一個夢。在他的眼睛中還沒有見過白晝，在那半形成的頭腦中却有一種光明的感覺呵！光明——那是他永未見過的。光明——那是他亦許永不會瞧見的。光明——那是在這裏那裏存在着！

但是他已經有了他的酬報：這個理想對於他是真實的了。

## 在一圯寺中

有四座素樸的牆；牆上有一個基督，全身是紅的，帶着他的十字架；有一個降福的朋皮諾，面目已經模糊了；還有身上紅紅綠綠的麥獨尼；許多羅馬的兵士及一個反綁着手的基督徒。屋頂全倒塌了；頂上是蔚藍的意大利的天空；雨在牆上穿了多少洞，牆粉漸漸剝落了。這個寺院是孤立在海角之上，海水日夜在他的足邊呼嘯。有人說，這是來自下流的海島上的僧侶建造的，他們遇到可怕的瘟疫時可以帶着病到這裏來調養。有人說，這個建築在這裏，因為過路的僧侶和方士，當他們在路上匆匆經過時，可

以停下來，致他們的祈禱詞。但現在沒有人停在這裏禱告了，病人也不再  
來醫治了。

寺院的後面是古羅馬的大道。假使在一炎熱而有太陽的日子，你獨自  
攀上去坐在那裏，最後你幾乎能聽得測道上羅馬的兵士叮璫聲和舊時的歌  
聲，彷彿你日中坐在那裏，正當漢尼倍爾領着他的人們衝過叢林，無路可  
走的時候。

現在那是很靜的。有時一個農家的女孩夾在兩隻柳條筐的中間，騎在  
驢上走過來，你聽得驢蹄得得的敲在街磚上：有時一個老人頂了一捆亂草  
過去，或者一個形似強盜的人拿了一束棍子匆匆的走過；但是其餘時候，  
這個寺院孤單單的豎在海角上，介於兩個海灣的中間，只聽得海水在他的

足下呼嘯。

有一冬天，當日中的太陽酷熱地射在羅馬的道上時，我到這裏來。我是疲乏了，而道路又似乎很艱險。我便走進寺院，來到破壞的窻子那裏，向海灣外面過去，遠遠的越過綠波，是市鎮和村莊，掛着紅白的旗幟，在羣山的坡上，青山前後起伏地矗立空中。

羣山似乎正在叫我，但是我知道彼處永不會有一項橋從那裏造到我這裏，永不，永不，永不，我用手遮着我的眼，轉過身去。我不能忍耐着對他們看。

我走過傾圮的寺院，望見赤身基督帶了他的十字架，面目模糊的降福的朋友諾，羅馬的兵士，以及摺疊的手和蘆葦；我走去坐在廠廊中的一塊

石頭上。在我的足邊是這小小的海灣，成列的白屋隱藏在青果樹的中間；沿岸的海水分裂爲白泡爲長條；我靠着擱在膝上的肘部。我是疲勞了，非常的疲勞，這一種疲勞彷彿比這天的熱度和照在羅馬的街磚上的陽光更要古舊；我便把我的頭枕在膝上；我聽聞三百尺之下海水在石上破裂的聲音，風在青果樹和傾圮的廊下呼呼的吹着，我於是在那裏睡着了。我做了一個夢。

一個人向上帝叫喚，上帝派下一個天使去援助他；後來天使回去說，『我不能援助那個人。』

上帝說道，『他是怎樣呢？』

天使答道，『他繼續的喚着說有一人會經損害他；他想寬恕他而竟不

能。』

上帝道，『你對他做些什麼呢？』

天使答道，『什麼都試過了。我攙着他的手，我就說，「留心，當別人說壞那個人的時候，你就說好；他暗地裏，用他所不覺得的方法幫助他；假使有於你有價值的事情，就同他共享，這樣的善待他，後來你會覺得在你的心中有個他，你將寬恕了。」他說，「我將去試一試。」後來，我在夜的黑暗裏走過時，我聽聞一個人叫着，「我都做過了，一點不能幫助我！我說好他於我一點也沒有補助！假使我同他分有我心中熱血，豈非我心中的熱度要減少麼；我不能寬恕；我不能寬恕！上帝呵，我不能寬恕！』我對他說，「瞧着這裏，回顧你過去的全部歷史。從你的嬰兒期



起，注意你有的細小和邪僻；好好的瞧看；在他的光裏，你不見每個人是你的兄弟嗎？你是這樣的清白，配有權利懷恨嗎？」

「他看着，並且說，『是的，你是對的；我亦有過錯誤的，我寬恕我的友伴了。去罷，我是滿足了；我寬恕了。』他安靜地躺下身子來，兩手疊攏了放在胸前，我以爲他是好了。但我還沒有展開翅兒回到這裏來，我聽得一個人又在地球上叫起來了，『我不能寬恕！我不能寬恕！上帝，上帝呵，我不能寬恕！與其懷恨還不如死好些！我不能寬恕！我不能寬恕呵！』於是我走去，在暗頭裏站在他的門外，我聽聞他喚，『我沒有犯過這樣的罪惡，沒有這樣！假使我撕破了友伴的一點兒肉，我跪下用嘴親這個傷口到他是治好了。我不願有誰因懷恨我而喪失他的靈魂。假使他們只

要以爲我錯待了他們。我在他們面前的地上躺下，他們可以在我的身上走，因此，瞧出我的屈服，因而寬恕我，不致因恨我而失却靈魂；可是他們却不關心我的靈魂將要喪失；他們不願救助我；他們並不試試我會寬恕他們！」

我就對他說，「瞧着，你該滿足罷；不用去寬恕：你把這靈魂和他的損傷都忘却了，向你的路進行。在第二個世界中亦許——」

他叫道，離開我，你爲什麼都不懂得！什麼是我的第二個世界！我今天是失神了。我不能見太陽光，塵土是在我的喉頭，灰沙是在我的眼裏！離開我，你什麼都不知道！噫，在我死前再有一度瞧見這個宇宙是美麗的！噫，上帝，上帝，我不能生活而不愛。我不能生活而怨恨。噫，上

帝，上帝，上帝！」所以我離開他的叫喚回到這裏來。」

上帝說道，『這人的靈魂一定被拯救的。』

天使說道，『怎麼呢？』

上帝道，『你下凡去拯救他。』

天使道，『我再有什麼可做呢？』

於是上帝彎下身子向天使耳語，於是天使又展開翅兒飛下地去了。

於是我微微的醒過來了，我是正坐在破石上，頭枕在膝上；但是我太

疲乏了，不高興起來。我聽聞風聲穿過青果樹和傾圮的廊中，於是我又睡

着了。

天使飛下地來找到這個傷心的人，用手攙了他，領到一個地方。

現在這個人猜不着天使要同他去的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要指點什麼給他看。當他們走到了，天使用翅遮着這個人的眼，當他移動翅兒的時候，這個人瞧見有一樣東西在他面前的地上。因為這翅兒是上帝給與天使去剝脫人的靈魂的外衣的；從靈魂取去了各種表面的特性，如形體，顏色，年齡和性別等——這些都是使一個人在他的友伴中被人辨認之點，也就是示別於他人之處——這靈魂便赤裸裸的躺在他們面前，彷彿一個人用眼內向，觀察他自己一般。

他們瞧見他的已往的歷史；在他的嬰兒期，這小小的生命上面有一滴露水；他們看見他的少年期，露水是融化了，這動物舉起他的小嘴來，到一個過大的杯子中去喝水，他們瞧着水怎樣的溜出；他們瞧見他的希望。

那個希望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他們瞧見他的心盲的時期，人們叫做罪惡的；他們瞧見他的光明通達的時期，人們叫做正義的；他們瞧見他的壯盛的時期，這時他跳起來叫着「我是萬能的」；他的衰弱的時候，這時跌下地去，只握了一掬塵土；他們瞧見他可以永有而永不會有的種種事情。

這個人向前彎下身子來。

於是天使說道，『那是什麼？』

他答道，『那是我！那我自己！』於是他走前去彷彿他將把他的心去碰他的樣子；但是天使拉他回來遮蓋着他的眼。

上帝會給天使一種能力，更進而剝去靈魂的外衣，從他取去了時空和

環境等外面的特徵，這些都是使個別的生命示別於全體的生命。

天使再露開這個人的眼，他於是瞧着。他瞧見在他面前有種東西，在他的水滴裏反射出全宇宙來；他瞧見在他的裏面標出向最遠的星球去的階梯，並且說明人眼所不能見的地下的結晶體是怎樣長成的；他是在卵中的胚珠的地位；他移動新生嬰孩的展開的手指，並且使樹葉向上生長；他在水母沿着太陽照着的海上遊行的那裏移動，並且是在披着苦衣的山石那裏。

這個人觀望着。

天使用手觸他。

但是這個人低下頭來而且發抖。他低聲說——『那是上帝！』

於是天使再遮着這個人的眼睛。當他揭開他們時，有一個人離他們不遠正在散步，！因為天使又替這靈魂穿上他的外表的形式和姿態了！這個人知道他是誰。

於是天使說道，『你知道他嗎？』

這個人說道，『我知道他的，』他對這個形體望着。

天使說道，『你寬恕他了嗎？』

但是這個人說道，『我的兄弟是何等美龐呵！』

於是天使望着這個人的眼，用他的翅兒遮去面前的太陽。他溫和地笑着回到上帝那裏去了。

可是這兩個人是同居在地球上。

我醒了。

蔚藍的天空覆在我的頭上，波浪在岸邊激蕩着。我穿過這小寺，又瞧見紅紅綠綠的麥獨尼，帶着十字架的基督，拿着杖的羅馬兵，面目破碎的降福的朋友拿；於是我走下石坡，來到磚道上。道路的兩旁長着叢密的青果樹，他們的黑果和灰綠的葉向空中蠶出；小小的冰桂從石牆的裂縫中垂下，我彷彿覺得當我熟睡時，一定下了雨。我覺得以前我永未見過天地有這樣的美麗。我走下路去。這古舊的古舊的疲勞是消去了。

這時來了一個農家的孩子，牽着他的騾子走下路去；她有兩隻大藍縛在她的兩邊；他們在我面前走下路去。

我以前未曾見過他；可是我喜歡旁着他走並且攙了他的手——只是他



將不知所以。

## 生命底贈品

我看見一個婦人正在酣睡。

伊在睡眠中，夢見生命站在伊的面前，每手捧着一件贈品——一隻手是自由，一隻手是戀愛。伊向婦人說『請挑選罷！』

婦人待了許久：於是說『請給我自由吧！』

於是生命說，『你挑選得不錯呵。假使你說要戀愛，我當然會依你底請求給與你，於是我將離開你，以後再不會回給你什麼了。但是現在呢，我却總有一天要再來的，在那一天，我要一手捧着兩件贈品了。』

我聽聞那婦人在睡眼中笑了。

生命一手捧着自由——  
一手捧着愛  
人們請挑選吧！生命說：

請給我自由吧，我要自由，自由才是

我所需要，自由呵！

自由即是生命，自由方有真理！

人們說：我要自由。

## 藝術家的秘密

昔時有一位藝術家，他畫了一幅圖畫。別的藝術家都有豐富而珍奇的顏料，畫了許多貴重的畫片，他只用一種顏色畫他的，但是有異常赤烈的光華，來往的人們都說，『我們喜歡這幅畫，我們喜歡這種光華。』

別的藝術家走來說，『他的顏色從那裏得來的呢？』他們就問他；他笑着說，『我不能告訴你們；』於是他低下頭去繼續工作。

有人到遠東，去買高貴的顏料，製成一種珍奇的顏色用來繪畫，但過了幾時，畫便褪色了。有人讀了古書，製成一種豐富而希有的顏色，但當

他將顏色放到畫上時便死版版的了。

但是這位藝術家繼續繪畫。常是作品越畫越鮮紅，這位藝術家越變越灰白。後來，有一天他們發見他死在畫前了，於是他們抬起他來去埋葬他。有人在所有顏料的缸裏察看，但是他們找不出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當他們脫下他的便服穿上壽衣時，他們發見他胸的左部有一塊傷痕——那是一塊很老的老傷，必定是終身在那裏的，因為傷痕的邊是老而且硬了；但死是封緘一切事情的，他拉攏了邊緣，將傷處閉起了。

他們把他埋葬了。人們依然都說『他的顏料從那裏找來的？』  
過了許久，這位藝術家是被忘了——但這作品是不朽的。

## 『我覺得我立……』

我覺得我立在天堂，在上帝寶座的前面，上帝問我來幹什麼。我說我來控告我的兄弟——男子。

上帝說道，『幹了什麼事呢？』

我說道，『他娶去我的姊妹——婦人，鞭撻她，刺傷她把他推進街心去；現在她躺在那裏。他的手被血所染紅了。我到這裏是來控告他：因為他不賢惠，所以世界應當從他手裏取來，轉給與我。我的手是純潔

的。」

我於是伸出手來給他看。

上帝說道，你的手是純潔的。——提起你的外套來。」

我就把外套提起來，我的足是紅的——像血一般紅，彷彿我曾在酒中踐踏的樣子。

上帝說道，『這是怎麼啦？』

我說道，『親愛的主呵，世間的街道上布滿了泥濘。假使我一直在裏面走前去，我的外套便要染污了，你看他是多麼潔白呵！因此我挑選我的路走。』

上帝說道，『在什麼的上面呢？』

我於是靜下，放下我的外套。我用大衫裹在我的頭上輕輕地走出。我怕被天使瞧見了。

## 二

又有一次，我立在天堂的門口，我同着別一個人。我們互相攙緊了；我們覺得很疲乏。我們昂起頭來望着大門；天使開了門，讓我們進去。泥漬留在我們的衣服上。我們走過了大理石的地板，來到寶座的前面。於是天使將我們分開。她末，他們安置在頂級上，我則留在底級；因為，他們說，『上次，這個婦人到這裏來，她留下紅的足跡在地板上；我們用眼淚洗去了。不要讓她上來。』

於是她——和我同來的，她向後望着，向我展開手臂來：我便上去站



在她的旁邊。那些天使們，他們是卓越的人，永不犯罪和受磨折的，在我們的跟前來往，上下；我想假使我們不是同來的，便將覺得孤單了，因為天使是這樣的卓然不羣呵！

上帝問我來幹什麼；我把我的姊妹拉前些，使得他能夠聽見。

上帝說道，『你們今天怎麼會同到這裏來的？』

我道，『她是躺在街心的地上，他們在她的身上走過去，我便在她的旁邊睡下，她將手臂鈎住了我的頸部，因此我就抬起她來，我們倆個就一同起來了。』

上帝說道，『你現在到我面前來控告誰呢？』

我道，『我們來不是控告男子。』

上帝鞠躬，並且說，『我的孩子——你是尋求什麼呢？』

她在旁邊拉拉我的手，意思是要我連她說在裏頭。

我道，『我們來請求你應該向男子——我們的兄弟——說，並且給我一個使命，使得他可以瞭解，並且可以——』

上帝說道，『去罷，拿了這個使命下去給他罷！』

我說道，『但是這個使命是什麼呢？』

上帝說道『他是寫在你們的心上：拿下去給他們。』

我們回轉身來出去；天使同着我們走到門口。他們對着我們看。

一個說道——『呀！他們的服裝是很美麗的！』

別一個說道，『我以爲他們進來時，那是帶泥的，但是瞧呵，現在是

全身金光燦爛了！」

但是又有一人說，「噫，那是從他們的臉上發出的光呵！」

於是我們下去到他——男子——那裏。

## 陽光射過我的牀——

一天晚上，我在黑暗中睡在牀上，我聽聞側道上巡警的足聲；我聽聞赴宴後回家的車輪輾地聲；我又聽聞我的窗下一個婦人的笑聲——於是我不覺睡着了。在黑暗之中，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上帝引導我的靈魂到地獄裏去。

地獄是一明媚的地方；湖水是藍的。

我對上帝說，『我喜歡這個地方。』

上帝說道，『噢，你喜歡！』

鳥兒歌着，芳草舖到水邊，樹木就在那裏長起。遠遠的林，我瞧見美麗的婦人正在散步。他們的衣服有各種新異的顏色傳在上面；他們是高大而文雅，且有黃金的頭髮。他們的外套拖在草地上，在林中忽進忽出，在他們的頭上掛着米實——彷彿塗金的大珠。

我說道，『那是狠精美的；我願去嘗嘗這——』  
上帝說道，『日等一等。』

過了片刻，我注視着一個很美麗的婦人走過去；她東西張望，拉下一枝來，輕輕地親枝上的果子，於是走開去了，她走過草上時，衣服沒有一點兒聲息。當我不再見她時，從樹叢中又來了一個婦人，像她一樣的妖豔，穿着漂亮的紫色外套；她也東西張望。她瞧沒有人，便拉下果子來，

周圍看着，找出一個地方來，她用嘴輕輕的親他，於是走開了。我又瞧見別的婦人走來，一聲不響的，他們也在草上爬開了。

我便對上帝說，『他們幹什麼？』

上帝說道，『他們是在下毒呵。』

我說道，『怎樣下呢？』

上帝說道，『他們用唇去觸果子，等到他們用前齒在果子上弄成一點小傷時，他們就把舌下的毒放進去：他們用唇封好了——沒有人能瞧見這個傷痕，於是就走開去了。』

我對上帝說道，『他們爲什麼幹這個呢？』

上帝說，『別個人可以不吃哩。』

我對上帝說道，『但是假如他們把果子都下了毒，沒有人敢吃；他們何所得呢？』

上帝說道，『一無所得。』

我說道，『他們不怕自己，要咬着別人咬過的地方嗎？』

上帝說道，『他們是恐怖的。在地獄各個八都是恐怖的。』他招我前進。湖水似乎少藍一些了。

於是走到右邊，人們正在林間工作，我就對上帝說，『我願意去同他們工作。地獄必定是一個很肥沃的地方，草是這樣的綠呢。』

上帝說道，『他們正在園中工作的，是不會有什麼生產的。』

我們站着瞧；我瞧見他們在樹叢中工作——掘出許多洞來，但是他

們不放進什麼去；當他們用枝扣泥蓋在洞上之後，各人走過幾步，坐在叢薄的後面守着；我注視每個行走時，他謹慎地放下足去，瞧着他以前的足跡。我對上帝說道，『他們正在幹什麼呢？』

上帝說道，『設置陷阱，使他們的友伴可以陷落下去。』

我對上帝說，『爲什麼他們幹這個呢？』

上帝說道，『因爲各人以爲當他的兄弟陷落時，他會升起來。』

我對上帝說，『他怎麼會升起呢？』

上帝說道，『他不會升起的。』

我瞧見他們的眼光在叢薄之後閃爍着。

我對上帝說，『這些人們是清白的嗎？』



上帝說道，『他們是不清白的；在地獄中沒有一個清白的人。』

他招呼我再走前些。

我瞧着我踐踏的地方。

我們來到地獄的曠野，一座大屋矗立在那裏。大理石的柱子支撐着屋頂，白石的步階一級一級的高上去。天風不時吹過屋頂。僅在背面掛着一層厚幔。美男和美女在那裏的長桌宴飲。他們跳舞時，我瞧見婦人的外套在空中翩翩飛舞，並且聽聞壯男子的笑聲。他們所宴飲的是酒；他們從擱在較後一些的大瓶倒出酒來，當他們倒酒時，我瞧見酒的閃光。

我對上帝說道，『我歡喜上去喝酒。』上帝說道，『且等着。』我瞧

見人們走進宴會廳；他們從後面進來，舉起兩旁的幔角迅速的爬進；他們讓幔兒垂下，他們背着幾難負擔的大瓶。於是男男女女聚攏來環繞着他們，新來的客鬧出他們的瓶子來，倒酒給他們喝；我瞧見婦人比男子更貪喝。當那些人喝得沉醉時，他們把這些瓶兒擱在牆側的舊瓶之中，於是在桌旁就坐。我瞧見有幾個瓶子是很舊而且發霉了。但別個尚有新的酒滴在上面，從爐旁耀出光來。

我對上帝說，『那是什麼？』因為在唱歌聲中，穿過舞蹈和喝酒的歡笑聲，我聽得一聲叫喊。

上帝說道，『走開一些。』

於是他帶我到我能看見幔的兩邊的地方。屋子後面是榨酒機，酒就是

在那裏做的。我瞧見搗碎的葡萄，我又聽得他們的叫喚。我就說，『他們在那邊難道不聽見麼？』

上帝說道，『幔是很厚的；他們又正在宴飲啦。』

我說，『但是後來走進的人，他們瞧見嗎？』

上帝說道，『他們讓幔兒在後面墮下，——他們就忘却了！』

我說，『他們怎麼會拿了酒瓶來的？』

上帝說道，『在踐踏壓榨器時他們來到頂上：於是爬到邊沿去，在下

甬用瓶盛滿了酒，便走進屋去。』

我說，『他們爬出時不怕跌下嗎？』

上帝說道，『他們貪喝酒呢。』

我走開幾步在陽光中守着，我發抖了。

上帝也在陽光中守着。

其時在酒客中出來一個人，說，我的兄弟們，讓我們禱告罷！」

於是男男女女都起立了：強壯的男子低下。他們的頭，母親合着孩子的手，撥轉他們的頭來向着屋頂。最初起立的一個人站在桌前，伸出兩隻手來；他有長而白的鬚鬚，他的衣袖和鬚鬚都浸着多量的酒，滴在地板上。

他叫道，「我的兄弟和姊妹呵，讓我們來禱告罷。」

於是男子和婦人們齊聲應和道，「讓我們來禱告罷。」

他叫道，「因為這座美麗的宴客廳；我們感謝你，上帝。」

男子和婦人齊聲和道，『我們感謝你，上帝。』

『這座房子是你的，親愛的上帝。』

『這座房子是你的。』

『爲着我們，你纔建築他。』

『爲着我們。』

『呵，用酒裝滿我們的瓶子。親愛的上帝。』

『用酒裝滿我們的瓶子。』

『在我們的時候給與和平和富餘，親愛的上帝。』

『和平和富餘在我們的時代。』——我對上帝說，『他們是在向誰說

話呢？』上帝說道，『我那知他們向誰說話？』我瞧見他們對屋頂望着；

在屋外的陽光中上帝站着。

『——親愛的上帝！』

『親愛的上帝。』

『我們的孩子的孩子也將起來求你祝福了，上帝。』

『我們的孩子的孩子，上帝，』——我對上帝說，『那葡萄是正在叫喊呵！』上帝道，『靜着！我聽聞的。』——『將起來求你祝福了。』

『將求你祝福了。』

『再注給我們多量的酒，上帝。』

『多量的酒。』

『多量的酒。』

『多量的酒！』

『酒！』

『酒！！』

『酒！！』

『親愛的上帝！』

於是男女們坐下來繼續宴飲。母親注出酒來餵他們的小孩，男子舉杯近婦人的唇，叫道，『愛呵！飲罷，』婦人盛滿情人的酒瓶，也舉起來；宴飲還繼續下去。

停了片刻，我望着，我看見掛在屋後的幔正在移動。

我對上帝說，『那是風嗎？』

上帝說，『有一些風。』

我彷彿覺得在幔上我瞧見印着男女們的影子。等了一會，酒客們瞧見慢動，他們一個對一個耳語。於是有人站起來收集了最破的杯子，把別の杯子裏留下的餘滴倒進去。母親低聲對孩子說，『不要喝盡，你喝夠了，留下一點來。』當他們集合了所有的殘餘，他們將杯子從幔下擲出，也不舉起幔來。隔了一會，幔不動了。

我對上帝說道，『何以這般安靜？』

他說道，『他們走開去喝酒了。』

我說，『他們喝酒——喝他們自己呵！』

上帝說道，『他從幔的這一邊來的，而他們是很渴了。』



這時宴飲仍繼續下去，隔了一會，我瞧見一隻小而白的手從沿着地板的幔邊下溜進來；向着酒瓶移動。

我就對上帝說，『爲什麼那隻手這樣沒有血色？』

上帝說道，『那是一隻壓酒的手。』

男子瞧見了，就驚駭地站起來；婦人叫着，奔跑到大酒瓶那裏，用手圍着他們並且叫着，『我們的，我們自己的，我們所愛的！』又將他們的長髮纏着他們。

我對上帝說，『爲什麼他們怕一隻小手？』

上帝答道，『因爲他是這樣灰白呵。』

男人大家的奔向幔去，在那裏掙扎。我聽得他們在地板上攻打。當他

們走開了，幔平靜地掛着；有一小污點留在地板上。

我對上帝說，『爲什麼他們不把他擦去？』

上帝說道，『他們不能。』

他們拿許多小石子放在幔邊上使他常常下垂。於是男女們再旁桌坐

下。

我對上帝說，『那些石子會使他常垂下嗎？』

上帝說道，『你是什麼意思？』

我說『假使風吹……』

上帝說道，『假使風吹？——』

宴飲仍繼續下去。

我突然向上帝叫道，「假使他們中間出來一個人我突然在桌旁站起，擲去他的杯子，並且大聲說，「我的兄弟和姊妹們，聽着！我們喝的是什麼？」——並且用他的劍將幔一割爲兩，握着碎片叫道，「兄弟們，姊妹們，瞧呵！那不是酒，不是酒，不是酒！我的兄弟們，呵，我的姊妹們——！而且他將毀滅這——」

上帝說道，「靜着？——瞧着那兒。」

我瞧着：在宴客廳之前，草地之中，我瞧見一行土堆，上覆花卉，鍍金的大理石豎立在他們的頭上。我問上帝他們是什麼。

他答道，「他們是在酒筵上站起來大聲叫喊的那些人的墳墓。」

我問上帝他們怎麼來到那裏的。

他說道，『宴客廳的人起來把他們望遠擲下的。』

我說，『誰埋葬他們呢？』

上帝說道，『擲他們下來的人們。』

我說，『怎麼把他們擲下來了，就在他們墓上豎起碑來呢？』

上帝說道，『因為骨骼作怪，他們把他淹蓋了。』

在蔓草之中，我瞧見躺着一個未埋的屍體，『我就問上帝那是什麼。』

上帝說道，『因為他是昨天纔擲下的。不久，肉將從骨骼上落下，他們也就埋葬他，在他上面種植花卉。』

這個宴會依然繼續下去。

男女們坐在桌上舉杯狂飲。有的起立，互相用臂擁抱着，且歌且舞。他們互相舉杯稱祝，互親血一般紅的嘴唇。

宴會上喧鬧的聲浪越來越高了。

男子，當他們唱得不能再唱時候把剩在杯子裏的酒潑在屋頂上，讓他像瀑布般落下來，婦人浸他們孩子的衣服在酒裏，用酒喂他們，直到他們的小嘴紅了。有時正當舞者在旋轉時，他們傾覆了一隻杯子，把袍子弄髒了。孩子們坐在地板上，拿了一大杯的酒，將玫瑰葉當作船在上面來往遊行。他們把手攔在酒裏，并且吹出大的紅泡來。

宴會上喧鬧的聲浪越來越大了，跳舞越猛了，歌聲越變越高了，但是在喧鬧者之中隨處有那種不鬧的人。我瞧見這裏和那裏的桌上有人坐着，

手肘攔在台板上，用手遮着他的眼睛，他們看着酒杯不喝。當一個人輕輕的攔在他們的肩膀上，吩咐他們起立而且歌舞，他們驚起了，不久又向下看，坐在那裏守着杯中的酒，但是他們不去動他。

我又瞧見有一個婦人遠遠地坐開，別的有跳舞的，有唱歌的，有餓孩子的，惟有他靜靜地坐着，斜着頭彷彿聽的樣子。她的小孩弄她的袍子；她不看見他們；她正聽着聲響，但是她並不激動。

鬧宴的聲浪更高了。男子喝到不能再喝，頭擱在桌上沉沉的睡着了。婦人不能再跳舞，背靠在凳上，頭擱在情人的肩膀上。小孩子生了酒病，躺在母親的袍子的邊頭。有時，一個人突然站起，當他東歪西倒時，碰着了桌子，推翻了凳子；有人靠在欄桿上病得要死。這裏或那裏有人站起

了，搖搖擺擺走近酒瓶時，就倒在旁邊了。他扭開酒塞，但當他躺在那裏時，睡魔找到了他。酒從瓶口湧出。

這薄而紅的水慢慢地流過白石地板；他流到石階上：慢慢地滴下去，從一級到一級；於是沈下地去了。一般淡的白煙從地上升起。

我是靜默着；我不能透氣；但是上帝招我再向前走。

我走了一忽兒，來到一處，在七座小山上躺着一座偉大的宴客廳的殘址，宏壯堅固都勝過我剛才所見的。

我對上帝說，『人們在這裏建築這個有什麼用呢？』

上帝說道，『他們宴會用的。』

我說，『噢什麼呢？』

上帝說道，『喝酒。』

我望着：彷彿殘址的後面依然有一個大圓洞在地中，那裏會裝過膠酒機的一隻腳。

我對上帝說，『這座大房子怎麼會倒掉的？』

上帝說道，『因為地球陷落下去了。』

他叫我再向前走。

後來我們來到一座山上，那裏清水流着，白石倒在地上。

我對上帝說，『這裏以前有過什麼？』

上帝說道，『一座娛樂的房子。』

我看見大柱橫在我的足邊，我歡樂地高聲向上帝叫着，『這大理石開



花了！」

上帝說道，「是，那是一所神奇的房子。以前沒有一所像他的，將來也不會有，柱和廊都開花了；酒杯彷彿是集合的花：在這一邊，幔的全部都用金線繡着美麗的圖案。」

我對上帝，「他怎麼會倒塌的。」

上帝說道，「在壓酒器的一邊，那是很黑暗的。」

當我們前進時，我們來到一處，橫着一條大的土橋，一條黑河在那裏流過；而且那裏還聳起兩大土堆。

我對上帝說，「他們是很高大的。」

上帝說道，「是，非常之高大。」

我傾聽着。

上帝問我，聽見什麼。

我說，「一陣哭聲，我並且聽聞毆打的聲音，但是我不能指出是從那裏傳來的。」

上帝說道，「那是留在土堆上冠石之中的啤酒器的回聲。這裏曾經有過一所宴客廳的。」

他招我再向前進行。

在一座赤裸裸的山側，沙土是乾的，上帝叫我靜默地站着。我就向周圍觀望。

上帝說道，「這裏以前有過一所宴會廳。」

我對上帝說，『我瞧見一些兒遺跡呵！』

上帝說道『這裏沒有遺下一塊石頭，因為那是沒有被擲下的。』我向四圍觀望；在山坡上有一個荒涼的墳墓。

我對上帝說，『那裏躺着的是什麼？』

他說道，『一枝穿進了壓酒器的葡萄籐！』

在墳墓的頭上豎着一根十字架，在他的足上擱着一頂有刺的皇冠。

當我轉身要走時，我向後望。壓器和宴會廳都不見了；但是墳墓尙且存留着。

當我走到一頂長橋的邊上，在我面前開出一片廣漠的沙地。當我向下降時，我瞧見橫着破裂的大石；沙土淹斃了他們的一半。

我對上帝說，『石上刻着字，但我不能辨認。』

上帝吹開了沙土，我讀這文字是：『放在天秤上稱一稱，便發見

——』但是最後一字是剝落了。

我對上帝說，『那是一所宴客廳嗎？』

上帝說道，『是，一所宴客廳。』

我說，『這裏有過一個酒壓器嗎？』

上帝說道，『有過一個酒壓器的。』

我不再進而發問。我是很疲乏了；我用手遮着眼，望着紫色的夕

陽。

遠遠地，在沙土之外，我瞧見兩人站着。翅兒高高的摺疊在他們的頭

上，嚴厲的臉（不像人也不像禽獸）一動不動的向沙土這邊望過來，期待，期待着！我不問上帝他們是什麼，因為我知道答語是什麼的。

遠遠地，在晚光中，我用手遮着眼望去。

在遠處，灰沙重密，我瞧見一根柱孤單單地豎着：頂已掉了，沙土把他埋起了。在破柱之上坐着一隻灰白色的鷹，翅膀是摺起的；在夕光之中我見沙漠的狐爬過了，他拖着他的尾巴經過沙土。

更在遠處，當我向沙漠的那邊望過去，我瞧見沙土集合藪堆彷彿是埋着什麼似的。

我對上帝說，「唉，我是這樣的疲勞了。」

上帝說，「你只看了地獄的一半呢。」

我說：『我不能再看，我怕地獄了。在我的狹小的道中，我不敢走，因為我以為有人替我設下一個陷阱：假使我用手去採一個果子，我遂即縮回手來，因為我覺得他已被吻過了。假使我望過平原去，盡是埋骨的土堆；當我在石碑中走過時我聽得他們高聲的叫喊。當我瞧着男子跳舞時，我聽得參入嗚咽的呼聲：而且他們的酒是有生命的！唉，我不能忍受地獄！』

我說，『到我所從來的地球上去；那裏比較要好些。』

上帝對我笑着；我很詫異，他為什麼笑。

上帝說道：『來，我將把天堂指給你。』

我有些醒了。這時是靜寂而黑暗。馬車的聲音在街中消滅了；婦人的

笑聲是停止了，巡警的足音是不再聽聞了。在黑暗之中，彷彿有一隻大手放在我的心上，而且壓他。我試行呼吸，左右搖動；於是我又睡着，重入夢境了。

上帝同我到世界的邊際。他盡頭了。我向下望，覺得這個潭是深不可測的；我瞧見兩頂橋跨過他，都是斜向上去的。

我對上帝說，『人們是否沒有別的路可以過去？』

上帝說道，『有一條的；他距這兒很遠，並且是直上的。』我問上帝這些橋的名稱是什麼。

上帝說道，『名稱關什麼緊要？稱他們善，真理，或美，隨你的便——你還不能瞭解這些。』

我問上帝怎麼我不能看見第三條橋。

上帝說道，『他只有要爬他的人纔能看見。』

我說，『他們都是傾到一個天上去的嗎？』

上帝說道，『天是只有一個；雖然有幾部分比別部高；那些達到較高部分的人可以時常下來到較低的部分休息；但是在較低的部份的人可沒有能力爬到較高的部份去；雖然光明是全體一樣的。』

我見在最靠近我們的橋上，比別部分更寬闊，有無數去的足跡。我問上帝爲什麼有這許多去的人。

上帝說道，『他傾斜得少利害些，而且是傾到第一天去的。』

我又見許多足跡是退回來的。我問上帝這是爲什麼。



他說道，『沒有人一度進了天堂會離開他的；但是有幾個走到半路時就退回了，因為他們怕前面沒有平地。』

我說，『永沒有人回來過嗎？』

他說道，『沒有，一度進了天堂便常在天堂了。』

上帝同着我走上去。當我們來到一個大門——因為天堂有許多門，他們都是開着的——兩旁的柱子聳得這樣高，我竟不能瞧見頂端，其實也是沒有頂的。

我似乎覺得天堂是非常廣大的，可以罩蓋着全個地獄。

我對上帝說，『天堂和地獄，那一個比較大些？』

上帝說道，『地獄是一般廣大的，但是天堂更爲深奧。地獄可被沒入

天堂，而天堂却不能全都沒入地獄。』

我們進了門，依然是一片大地。各處羣山突起，並且有一道灰白的亮光；我見他是從石堆那裏發出的。我問上帝那是爲什麼。

但是上帝並不回答我。

我瞧着很詫異，因爲我以爲天堂是和人間不同的。隔了一會，光起始變亮了，彷彿天是破曉了，我便問上帝太陽是否是不升起來的。

上帝說道，『不；我們是正來到人們所在的地方。』

當我們前進時，光越變越亮直到天大明了；石上名花吐豔，樹木在路旁開着花；隨處清流蕩漾，我聽得好鳥的歌聲；我問上帝他們是在那裏。

上帝說道，『人們正在互相招呼。』

當我們走近去時，我見他們正走着，行走時身上都發出光來。我問上帝他們怎麼沒有遮蔽的東西。

上帝說道，『因為他們身上都給與光明：他們不敢遮蓋任何部分。』我問上帝他們正在幹什麼。

上帝說道，『把光照在植物上，使他們得以生長。』

我瞧見有許多是結伴而行的，有的是獨行的，但大部分是成雙的，有時二個男子，有時兩個婦人；但大都是一男和一女；我便問上帝那是爲什麼。

上帝說道，當一男和一女共同照耀時，便成爲最完全的光明。有許多

植物爲他們的生長而需要那種光。然而，在天堂中有各種的植物，不只一種，故他們需要各樣的光。

有一人從人羣中向我奔來；當他行近時，我似乎覺得當我們幼年的時候他和我曾同着遊玩過的，並且我們是同日生的。我把我的感想告訴上帝；上帝說，『在天堂之中各個人都是這樣感覺着的，當別人向他來的時候。』

那個向我跑來的人捏着我的手，並且引導我穿過燦爛的光明。當我們走進林間時，他高聲唱着，他的友伴應和着，那是一個婦人，他指點我給她看。她說，『他必定要喝水了；』她手中捧了些，給我（我怕喝地獄裏的水），他們又爲我採果子，拿來給我吃。他們說，『我們爲的要催他成

熟，照得很久了，」當我吃果子時，他們一同笑着。

男子說，「他很疲乏了，他必須睡了。」（因為我不敢在地獄裏睡覺），他把我的頭擱在他的友伴的膝上。并且散開她的髮兒覆在我身上。我睡了，在睡覺的時候，我覺得聽聞鳥兒唱着飛過我去。我醒來時，彷彿是清朝，萬物之上都凝着露珠。

這個男子攙了我的手，領我到岩石中間一個隱蔽的地方。泥土是很硬的，但是發生許多小植物，有一條小溪流過。他說，「這是我們設立的一個花園，餘外的人都不知道的。我們每天照着這裏；請看，地上已被我們的光線灑裂了，這小溪就是裂開的。請看羣花是正在生長着呵。

他爬上岩石去，從上面採下兩朵含露的小花來，送給我。我每手取一

桑，我執在手時，雙手便發出光來。他說，這個花園完成後是供大家游玩的。」他於是走到他的友伴處去，我走上大道。

當我在光明中行走時，我聽得高聲的歌唱。我走近一些，瞧見一個閉眼的人唱着，他的友伴環繞他站着；在合着的眼睛上的光比我在天堂中所見的什麼東西都更明亮。我問一個人，他是誰。他說，「呵！我們的歌鳥。」

我問爲什麼這眼睛如此明亮。

他說，「他不能看，我們吻他，直到他這般光亮。」

人們集攏來，密接他，環繞着他。

當我略略走前時，我見一羣有光的人們橫過樹林，同着一個善笑的

人。他們來近了，我見他們帶着一個沒有四肢的人。從傷殘的肢體上發出強烈的光來使我不能逼視。

我就對一人說，『那是什麼？』

他答道，『這是我們的兄弟，他有一回跌去了手和足，自此以後，他不能扶助自己；但是我們這樣久長的撫摩這傷殘的肢體，現在他們射出強烈的光來，比天堂中什麼東西都亮。我們推他過去，因為他可以射在需要多量熱度的東西上。沒有守候他太久的人，因為他是屬於大家的；』於是他們向林中走前去了。

我對上帝說，『這是一塊神奇的地方。我以為盲目和殘缺是極大的災害。這裏的人却使他們能享受一種快樂。』

上帝說道，那末你以為愛有賴於眼和手嗎！」

我走上光明的路，兩手拿了櫻欄葉。我對上帝說，「自從我是一個小孩；獨自坐着叫着的時候，我就夢想此土，現在我不願再離開了。我願留在這裏而且耀照着。」於是我脫去我的衣服，我想可以像在此地的人一樣發光；但是當我向下看時，我的身上並沒有光。我對上帝說，「那是什麼？」

上帝說道，「沒有汗血在你的心中嗎；不對人反抗不是更好嗎？」

我說，「是的——；」我想——「我早有意思告訴他一件事，現在已到了告他的時候了，我的同伴多麼虐待我。他們多麼誤解我。我何等的寬容他們，而他們——」我於是開始告訴上帝；但當我向下看時，花卉都在



我氣息之下枯萎了，我於是靜默。

上帝招我再向上進，我披上衣服跟隨着他。

兩旁的巖石更高峻而崎嶇了，後來我們走到一處，那裏有一高山聳立雲中，他的頂巔在雲中隱沒了。在山之旁，我見人們正在工作：他們用大鋤在地上挖掘，我見他們工作很勤苦。有的是合夥工作的，但大半是單獨工作。我見汗珠從他們的前額落下，臂上的筋肉因工作而凸出。我就說，『我想不到在天堂裏能見人們這般的工作！』我想起那兩人歌着愛着的花園，我便驚異，在這赤裸裸的山邊每人都應挑選工件。我見人們工作時額上有一種光，他們工作時從額上滴下來的汗珠也有的。

我請問上帝，他們是在找尋什麼。

上帝撫摩我的眼，我見他們在找尋小石子，那個是太燦爛了竟使我剛才沒有瞧出；我見石子的光和人們額上的光是相同的。我又見當一人找到一石時，他便傳給他的友伴，友伴又給別人，沒有人找到了石子而藏起的。有時找到了一塊大石，他們大家匯聚攏來，齊聲歡呼，天也有應聲，於是又繼續工作。

我問上帝他們找見石子究竟有什麼用。於是上帝再撫摩我的眼使他強烈；我看時，靠近我的足有一巨大的黃冠。光就從他發射出來。

上帝說道，『他們找到的石子都是放在這裏的。』

這隻黃冠是依照一個奇異的模型做的，這個模型是全部貫串的，但各部都不相同。

我對上帝說。『各人怎麼知道他的石子擱在那裏，去造成這個模型？』

上帝說道，『因為在光中，他的前額遮蔭着各人，使得模糊地瞧見皇冠的輪廓。』

我說，『但是各石和他的鄰石相接處，怎麼一些縫也沒有呢？』

上帝說道，這石子是有生命的，他們能夠生長。』

我說，『但是每人做這工作有何利益呢？』

上帝說道，『他們是被遮蓋的，但並未藏匿。這光是全體的光。沒有始就沒有終。』

我對上帝說，『這個冠何時會完成呢？』

上帝說道，『抬頭看！』

我抬起頭來；我見山塔在我頂上，但是他的尖頂我不能看見；他在雲中隱沒了。

上帝不再多說。

我對黃冠望着，於是引起了一種熱烈的戀慕。恰如母親對於已死的孩子的憶念；像一個朋友對於生命已經埋葬的友人的仰慕；像將死的眼對於正在溜過的生命的新求；像一個人在初春游行時對於愛的渴望，正是這樣，但是在我心中的戀慕更要猛烈。

我對上帝叫道，『我也願意在這裏工作；我也願意放石子在奇異的模型裏；他將在我的手下生長。假使這是可以的，在這裏工作多年，我即使

找不到一塊石子，至少我會同這些人在這裏工作。當每石發見的時候，我將聽聞他們的歡呼，我將加入他們的勝利；我將和着他們叫喊；我將瞧着這王冠生長，『我的戀慕是這樣的強烈，當我對王冠望着時，我覺得有一道微光從我的額上發出。』

上帝說道，『你聽得園中的歌聲嗎？』

我說，『不，我不聽得；我只見王冠。』我是因渴慕而聾了；我忘却了天下的一切花卉和那裏的歎聲。我奔前去，把我的外套擲在地上，屈身去拿一把攔在那裏的大農具。但我不能從地上把他舉起。

上帝說道，『你從那裏獲得能力來把他舉起呢？拿起你的大褂罷。』我便拿起我的大褂，走到上帝招我去的那裏；但我回頭看時，我見這冠

正在發火——那就是我所愛過的我的王冠呵。

我們愈登愈高，空氣愈希薄了。在赤條條的岩石上沒有一株樹或植物，靜寂是永續的。我的呼吸變得艱難和急促了，血在我的指尖騷動。我對上帝說，『這是天堂嗎？』

上帝說道，『是的；那是最高處了。』

我們依然向上攀登。我對上帝說，『再上去我不能呼吸了。』

上帝說道，『因為是空氣的純潔嗎？』

我的頭覺得暈了，當我攀登時，血在我的指尖發燒了。

於是我們來到一個孤寂的山頂上。

那裏沒有活物遊行；但是遠遠的在一孤峯上，我見一孤單的人站着。

他是男子還是婦人，我分辨不出；因為有一部分彷彿是婦人的樣子，但是他的四肢却是男子的壯健的四肢。我問上帝他是婦人還是男子。

上帝說道，『在最下的天堂中，性的勢力是至高無上的；再高幾層，他便不注意了；在天的頂上性的區別就沒有了。』

我見這人屈身作工，而且工作得很勤苦，但是他在作什麼，我却瞧不清楚。

我對上帝說，『他怎麼到這裏來的？』

上帝說道，『從一步血梯上。他一步步從最下層的地獄升起，一天又一天離地獄漸遠而天堂不見近，他孤單單的掛在兩個世界的中間。時時刻刻在那苦痛的掙扎中，他的四肢於是變得偉大了，直到從他的身上落下

一片片破碎的衣服。當他迫促着走的時候，眼淚從他的眼中流出；他攀登的每一級都為血所濕了。他纔來到此地。」

我想起人們用臂擁抱着唱歌的花園；又想起他們結伴工作的山坡。我於是戰慄了。

我就說，「他獨自在這裏不怕嗎？」

上帝說道，「他並不是孤獨的！」

我說，「他做這些工作幹什麼呢？我看是不會有什麼收穫的。」

於是上帝撫摸我的眼，我見在我們的下面展開天堂和地獄的原野來，內中包羅一切的東西。

上帝說道，「從他站立的靜寞的高處看出，萬物都是顯露的。園中的



光明他是看得很清潔的，他見花和水流；山坡上雖沒有叫喊發生，但是他的耳朵能夠聽聞。他見這王冠生長，以及從他發生的光明。全地獄是呈露在他的面前。他見攀登的道路。在他看來，地獄是下種子的田地，天堂就從他產生的。他瞧見少年正在攀登。」

我瞧見這人屈身工作，光明從他的臉上照下。

我對上帝說，『他是在製作什麼呢？』

上帝說道，『音樂！』

他撫摩我的耳，我便聽見音樂了。

隔了許久，我低聲對上帝說，『這是天堂嗎？』

上帝問我爲什麼吵鬧。但是我樂得不能回答了。

他的臉從工作那邊回轉來，光照到我的身上。於是他變得這般光耀，我不能分辨事物；那個是上帝，那個是這個人，或者是我，我不能說；我們是渾然一體了。我對上帝喊道，「你在那裏？」但是不見回答，只有音樂和光明。

後來，光又漸漸的變得這樣的黑暗，我能見事物的分別了，我發見我是站在那裏，緊緊地裹在我的小而舊的赭色的外套裏，上帝和這人是互相分離的離着我。

我不敢說我要到他的旁邊作樂。我知道我且不能達到他的膝邊，也不能移動他所用的器具。但是我想我願意站在我的小峯上，和着那偉大的音樂歌唱。我就嘗試，但是我的聲音不興，他是婉轉而顫動的。我不能唱那

個調子。我於是靜默了。

我對上帝叫道，『讓我留在這裏呵！倘使他真是這樣，像我所知道的，我是不夠偉大在這山上歌唱，也不夠能力在山坡工作，也不夠光亮在園中照着，愛着，至少讓我走下到大道的門口；我願意卑抑地跪在那裏哭泣：當超度的人走進時，我能見他們臉上的光。我將聽聞園中的歌唱，和山側的叫喊！』

上帝說道，『不是這樣的。』

我便叫道，『假使我不能留在天堂裏，那末讓我走下地獄去，我將拉着那裏的男女們的手；慢慢的一個一個攙着手，我們將取道上升。』

上帝依然凝視着。

我投身地上叫喊着，『地球是這樣的小，這樣的卑下！在那裏碰不到一個能看見天堂而又被擲回的人！』

上帝把手攔在我的肩上說，『回到地球上去罷！你所尋求的是在那裏了。』

我醒來，已是清晨。夜的靜寂和黑暗是消滅了。從我的狹小的窗櫺裏，我瞧見又一天的亮光。我閉起眼睛向着牆壁：我不能對着黑暗的世界望着。

在街中，鎮千的男女們湧過去；我聽得他們在街上行走的足聲。男人上路去辦事；婢僕聽着使喚；小孩匆匆上學；疲勞的教授慢慢地走在舊街上徘徊；娼妓——男的和女的——因前夜的淫蕩懶洋洋的移動足步；藝術家走

着急促的步伐；商人等待生意；童子找尋麵包。我聽得聲浪流過去。在小巷的嘴上，在街市的角落裏，正玩弄一個破舊的手琴；有時他顫動着，有時停止了，於是又響着，像一個人的破裂的聲音。

我聽着，我的心幾乎凝止了；他是像鉛一樣的冷。我不能忍耐當前的長晝；我想再睡；但我依然聽得道上的足聲。忽然間我聽聞他們高聲的叫喊，『我們是正在找尋！——我們是正在找尋！』同時那破手琴在街角發出唏噓之聲，『美麗呵！——美麗呵！——美麗呵！』我的心——已經死了的心——每一跳動叫出，『戀愛！——真理！——美麗！——美麗！那正是我在天堂中聽聞的音樂而我在那裏所不能唱的呵。

我便完全醒轉來了。

在我牀上的褪色被上橫過一道長而黃的倫敦的太陽光。他是從我的狹小的窗格中穿進來的。

我笑着起來了。

我喜歡長日在我的面前。

一九二五年五月出版  
一九二七年九月再版

夢

實價三角半

著者 須萊納爾

譯者 C F 女士

發行處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北京東皇城根